

浙江



郡國利病書

卷之三 至 八十五

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三

浙江

余嘗觀志地里者必及其形勢風俗而兩浙之

議者又謂浙西宗杭而嚴嘉湖為支郡浙東一宗紹而

寧台溫三郡為支一宗金華而衢處二郡為支蓋習見

趙錢都杭句踐都稽隋唐置司金華枝葉庇本之義

也若以天下大勢觀之江浙地非上游自古英雄起事

率非首務但今財賦盡在東南而吳越唇齒未必非奸

宄之所窺伺杭嘉紹台溫八郡瀕海倭奴島夷頻年

騷動固當慎固封守矣若南都宣潤諸處天塹浩淼寔

浙之屏蔽衢嚴當閩歙數道之衝山嶺險巖寔浙之咽

君國和... 卷八十三
喉古稱會稽丹陽總屬揚州蓋寔相依倚者也苟居多
故之時宣潤不守衢嚴不備則乘間竊發遂難支持是
故金元南下馳騫江皋長驅明越方膺荷鉏奮臂橫行
杭婺諸郡此皆前事之明鑑也宗陳同父獨謂杭城可
灌蓋亦未之思耳至若處州一路高充幽阻兵臨他境
若高屋建瓴水且其地金穀所生其人鷙猛好鬪乃窮
棲根本之地亦不可不先事而預防也此兩浙形勢之
大都也

貢賦志

國朝浙民數自洪武迄茲百九十餘年來宜益滋殖

兩

乃考今籍戶口土田不加多賦役不加少至于等則名
色又紛糾瑣屑不可盡識殫書是何議民之詳也即今
倭夷入寇兵事倥偬財用匱乏夫財用匱乏則徵歛之
名多賦役繁重則規避之弊巧相因之勢則然耳聞諸
人之言曰田苦則多賦苦名多失寔不均長奸滋弊失
其次矣苟廢上中下三則計畝均賦約以布縷粟米力
役之征而盡廢無藝是或救弊卹民之一道嗟乎賦猶
不均况均田乎名猶不定况責寔乎義黃邈矣禹貢周
官亦過計乃若出入文網塗民耳目則誠無藝矣

鹽課

浙濱海而鹽課興漢初吳王濞置司鹽校尉于馬嘒城以煮海富武帝時始置鹽官法毋得私鬻孫吳置司法都尉權其利唐置鹽官鐵使設場監于湖越杭州歲得錢累十萬緡宋置都大發運使及提舉官設鹽場于杭秀明温台五州令商人輸芻粟得鹽南渡後屬漕司元置兩浙都轉運鹽使至元十四年置司杭州大德三年置鹽場于浙東西至正二年置檢校批驗所四于杭嘉紹温台 國朝仍置都運司專掌鹽政增置嘉興松江寧紹温台四分司督鹽課又置寧波批驗所而分温台批驗所為二掌掣掣又置鹽課司于鹽場隸都運司者

二曰仁和許村隸嘉興分司者五曰西路鮑郎蘆瀝海沙橫浦隸松江分司者五曰浦東袁浦青村下沙青浦隸寧紹分司者十五曰西興錢清三江曹娥石堰鳴鶴龍頭清泉長山穿山大嵩玉泉昌國岱山蘆花隸温台分司者八曰長亭杜瀆黃巖長林永嘉雙穗天富南監天富北監場立官一人大者二人團立總催十人凡為場三十五為團五百有一為丁七萬四千四百四十有六丁皆給灘蕩授煮器率辦鹽一引官給工本米石引四百觔歲得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觔二兩洪武十七年易工本米以鈔引二貫五百

文二十三年改辦小引丁歲十六引鹽工丁八引餘工
丁四引二百觔歲得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
引一百四十九觔二兩邊商中鹽者每大引輸銀八分
官給引目支鹽于場率小引二而當大引一引耗五觔
各為袋場截其引角一而歸之已告驗于運司截引角
一已掣拏于批驗所又截引角一鹽過二百有五觔者
沒其餘已鬻于限地南止溫處西止徽信北止鎮江西
北止廣德其地之吏又截引角一乃反引于官司詰
禁如律二十七年復竈戶雜役有差永樂初改令邊商
每大引輸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邊量米粟貴賤道里

近遠險易以為引目正統二年併岱山蘆花場于大嵩
場三年遣御史巡督鹽課改令邊商兼中淮浙鹽淮鹽
十八浙十二淮鹽輸米麥浙鹽得輸雜糧又用侍郎周
忱議以灶去場三十里者為水鄉灶戶不及三十里者
為濱海滴丁水鄉于歲出米六石給濱海丁代煎四年
復灶戶稅糧毋遠運工本鈔自此罷給五年併昌國場
于穿山添設下沙二場三場置場官歲辦鹽課率以十
八給商之守支者曰常股二貯場倉

侯邊之名中曰存積價存積重常股輕十四年增存積
鹽為十四景泰元年遣侍郎清理鹽法改令水鄉灶丁

歲輸米六石貯場倉官為給濱海灶又增存積鹽為十六二年令商報中引目到場遲一年以上者即于常股鹽內挨支三年罷巡鹽御史尋復遣六年運司同知黃彪疏罷水鄉輸米仍煎鹽成化五年戶部疏令水鄉灶丁歲辦鹽二引以上者輸米四石三引以上者米六石并故所得草場仍給濱海灶代煎七年定存積為十四常股十六至今十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劉敷以濱海浦課累水鄉疏改水鄉鹽引折銀三錢五分場各輸于其長運司會而輸諸戶部備邊用此水鄉輸銀之始十二年詔覈水鄉蕩價解運司此草場征銀之始十八年增置天錫濟場置

場官二十年御史林誠以廢鹽多耗疏令濱海灶鹽並許輸半價浙西引三錢五分浙東引二錢五分歲十月輸京師此濱海本浙色鹽之始二十一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一錢六分松江府知府樊瑩疏請以蕩價抵水鄉課鹽之半立蕩戶收之餘半于各縣秋糧加耗餘米帶征而丁盡歸有司應民役此州縣包補水鄉額鹽之始弘治元年侍即彭韶疏減濱海拚半鹽價浙西引輸銀三錢浙東引一錢七分五厘二年疏鬻兩浙餘鹽引價一錢四分此本處賣鹽之始又疏減水鄉歲課引輸銀三錢濱海歲課常股引輸銀一錢五分存積輸鹽如故三年御史張文疏令

濱海灶丁去場三十里內者煎辦三十里外者輸銀視
 水鄉浙西引三錢浙東引二錢十二年廢寧台二批驗
 所御史藍章增餘鹽價引一錢八分都御史王瓊御史
 邢昭繼增之引價二錢正德六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
 引輸銀一錢八分八年減餘鹽價引仍一錢八分九年
 御史師存智疏請以本色引鹽即于兩浙閩中引價三
 錢益貴則稍昂其直批驗所割沒餘鹽亦遂典商聽輸價
 嘉興批驗所引五錢温州二錢紹興四錢杭州四錢五
 分歲輸于戶部凡商鹽餘鹽及包束不過得三百斤違
 者沒入之嘉靖六年增邊商浙鹽價每大引輸銀四錢

引價于七年御史王朝用疏令濱海折色鹽水鄉灶鹽

引輸銀二錢三分七厘貯運司而以二錢給商買鹽曰

買補三分七厘暨諸割沒餘鹽價銀仍輸於京師此給商買

補之始十一年戶部疏減甘肅浙鹽價每大引輸銀三錢御

史李磐疏均兩浙給商出買補鹽數東西各九萬九

千三十引其在溫台者兼支二萬六千八十五引派如

故今為鹽場仍三十有五團仍五百有一丁一十六萬

五千五百七十有四率三人而輸一人之課濱海本色

鹽歲二十一萬三千二十二引七十九勛二兩有奇中

為存積鹽八萬五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斤十兩有

奇常股鹽一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二引二伯八十七
斤七兩有奇折色鹽歲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四引一伯
八十三觔十五兩有奇為銀三萬一千七伯六十六兩
七錢有奇中為給商銀二萬五千四百柒拾兩一錢叁
分有奇解京銀六千二伯九十六兩五錢七分有奇水
鄉折色鹽歲十萬四千四伯四十二引八十五斤十五
兩有奇為銀二萬九千一伯八十三兩二錢九分有奇
中為給商銀二萬八百八十八兩四錢八分有奇解京
銀八千二伯九十四兩八錢一分有奇草蕩價銀歲八
千八百七十柒兩六錢九分有奇餘鹽銀以稱掣多寡

為筭無定額

通志論曰嘗謂義以生利以和義故為政上者利
民其次不與民爭毫末之利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
予讀漢食貨志觀所稱太公立園法管仲權輕重周
景王更鑄大錢退而考鹽法之顛末未嘗不用撫然
也夫益之為利固王者所與百姓共者也謀國者以
為加賦於猷畝不若取財於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
顧其始也一引之直為粟數斗而其後或三倍焉夫
直廉則市者衆市者衆則粟常積故官無轉輸之
勞無冠抄之慮而諸邊富強直高則趨利者不赴趨

利者不赴則粟常乏故金帛積於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冠抄官以為任而商不與其憂其在緣海益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則私益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利也知害之有重於利也商利之臣其言非不可听也其在目前非不足以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寔也矣

江防輯畧

浙江之源始於黟縣林歷山一線之微合流萬壑終於錢塘江之鰲子門而入海焉故鰲子門者乃省城第一門戶石墩鳳凰外峙乃第二門戶此外無山惟羊許山獨立海中東接衢洋西控吳淞江口此為第三門戶羊許二山有防然後石墩鳳凰有蔽石墩鳳凰有蔽然後錢塘鰲子門可守鰲子門可守然後省城無恐此其大略也沙起錢塘東至吳淞曾無間斷海外諸沙亦向此而轉惟平坦延曠故賊皆可登是蘓松杭嘉四府連壤一脉利害安危輔車相倚者也然險要之防有二曰海

洋曰江洋往者倭寇結巢金山柘林貽害浙之昌化富陽石墩魚浦此海洋之患也沿江多盜劫掠客船此江洋之患也今欲求省城無虞當守附海之三關欲求三關寧謐先防大海之羊許羊山孤懸大海去乍浦太遠我舟頓此設遇東北颶風賊舟便捷彼此齊驅勝負難必許山畧門淺狹正可避東南之風賊乘北風利吾東開舟亦為並駕惟海鹽白塔山去秦駐山不遠四風皆便賊由大洋而來隨處可擊是海鹽一關尤四面之控制也惜乎逼於內地非早見預待之所賊由羊山直進犯海鹽者必藉乍浦三關兵船以禦之乍浦海中有山

至下八山為極遠此外則茫洋無山矣倭船之來必到八山之盡陳錢壁下山取水侯風流犯先年兵船畏彼中風濤危險止分守八山之內港每年黃魚生發之時各府漁船俱聚八山相迄內洋下網遂致倭賊抄掠人舟引劫各處隆慶三年軍門谷公中虛設立遊哨兵船委把總一員直哨壁下寺洋遇賊即勦然後內港無虞若八山無哨還之兵萬一倭賊擄漁樵人舡揚帆至鰲子門再驅土人駕使入江為害不小雖有紹嘉二區防範兵船然遇霧雨黑夜咫尺難辨海洋遼濶深有可虞是鰲子門之險與下八山之哨首尾相應尤為緊要者嘗

君國和邦書 卷之三十一
九
聞之海寧父老言邑中南有赭山寔惟江門東有黃
灣尤通海港兩端相距百四十里而中無城守先年島
夷屢犯首趨龕楮後據石墩人民死徙不可勝紀苟有
巖城扼其險要使賊無駐足之地東不得以過袁花而
至硤口南不得以犯省會而浮錢塘縣治得此兩翼庶
不獨當風濤之衝凡此皆防海之扼要也江洋之患須
嚴督巡江兵船之哨探戒備沿江漁船之剽掠是防江
之扼要也又聞之錢塘江兵船二十艘原議汛期出蟹
子門哨探平時分定地方上抵富陽迤南與嚴州兵船交
會捕盜近來玩愒殊甚每日泊船徐范二村江濱專

攻手藝不習兵防耳目脆弱船械朽敝豈惟不能出洋
江上亦難展布虛糜糧餉恐誤軍机所宜速行議處者
也若訓練江洋之水濱控海洋之門戶庶乎江海互攝
內外交防省會無虞兩浙無恐守兩浙者即所以犄角
蘓松守蘓松者即所以鞏固金陵唇齒兩全首尾相應
制內禦外之常策無踰于此矣

後冒廉名希最遷求倍舊額以解著為定例有增無損作俑者可尤也

則例

王廷幹曰聞之龔茂良有言法本無弊而例寔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日之患在用例破法其害小因例立法其害大觀則例中色目太多取民已甚似亦因例立法者欲聚有所趨則恐妨經費國用不足若一無所捐又恐小民終歲拮据不堪供給如更請畸零折估盡捐以予民是亦寬分受賜之心於國計民生未必無少補也

許天贈曰三代取民皆什一獨不為征商例漢武帝商緡有筭則例之始矣然例貴適均若漫以已意輕重其間多取以自封或例所不載必牽合使無遺算獨不哀我憚人亦可少息乎近行例以百一其凡可按籍而稽然間有重者三五十分稅一若紅黃銅膠束之類是也輕者三五百分稅一若絹草蓆錫箔之類是也前主事奚世亮曾為改定第減不任德而反增叢怨人情何厭勢不能久則信乎任事之難矣竊謂哀多益寡此稱物平施之義即身府辜切亦何足避敢附所見以資後之君子當必有斟酌而通行之者

刑之琦曰則例之名起於周官經治之成漢家決事之比而以定商稅則自宋藝祖之榜務門始我明會典亦具載焉是皆慮賦吏旁侵防奸駟詭免不得已而立之平俾無骭於繩之內耳然則緣物定例與時遷用日加訕則例日加繁而例外之例復有比例焉今日之比後日之例更以一時權宜執為數歲常額而商立稿矣夫稅出於商而船料所出亦商也且稅出產稅行貨稅住賣總一物值而輸于官者寧止百一此豈立法初意哉愚謂稅從重者可比例增收則稅從輕者亦可比例蠲免小船免矣負販小商獨不可免乎零寸蠲矣畸零

折估獨不可蠲乎今國步多艱大農仰屋廷議且資餉各關何敢遽議裁損要於則例之中嘗存寬恤之意通於情與法之間度本末而立之衷是亦催科中撫字也

人役

主事奚世亮人役議曰本關人役有無工食而徒役其身者此輩豈皆知禮義重廉耻寧甘心凍餒而不忍去哉其玩法害人所必至者故余自到關有一名工食始留一人着役其餘無工食者盡去之

鈔共折銀四千七百柒十六兩一錢六分一厘九毫六絲二忽

六年本關兼收商稅原額並羨餘銀兩仍發布政司收貯

嘉靖二年始以商稅餘銀解本部

八年船料錢鈔改解折色

二十二年始解錢鈔餘銀以後額課歲增本部的各年之中計二年船料買錢銀四千柒百五十四兩三錢八分九厘二毫五絲餘銀一千五百六十四兩八錢一分七厘七毫五絲商稅原額銀四千七百柒十六兩一錢

六分一厘九毫六絲二忽附餘銀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九兩八錢八分七厘九毫一絲共銀三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兩二錢五分六厘八毫七絲二忽著為額繼因兵燹稍損于舊邇年以來漸逾志數然亦不可為准其解存互有因革

嘉靖二十三年令船料量征折銀解送南京工部幫助鑄錢之用

二十八年戶部題 准船料本折逐年輪流征解

三十三年議支船料折銀一半解南京工部鑄錢

三十四年題奉 欽依存留商稅銀餘之半備本省兵

餉

四十年議留船料折銀賑濟直隸飢民

四十三年令商稅餘銀盡解戶部接濟邊儲

隆慶元年令船料盡數折銀解部濟邊各路費俱於餘銀內支給近行杭州府收解量議裁減

萬曆二十六年奉戶部劄付議加兵餉銀一萬兩侯東征事竣停止本年增解稅料銀六千兩至二十八年每年共解四萬二千兩有零復因添設稅監奉撫按二院會題東征所增六千兩尚在未免議充內臣額數抵助大工又據商民告困每正銀一兩認加四錢完納本

關類解遂加帶征稅料並海稅糖穀月票牙僧歲增二萬一千七百兩

三十九年主事黃一騰仍有羨銀增解稅料七千餘兩每年四萬九千七百兩有零為額其帶征自四十二年內奉 恩詔減免三分之一自此止征解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天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為欽奉 明旨廣集廷臣會議遼餉軍 國大計在此一奉懇乞 聖明乾斷力行事奉戶部劄付如原額一半增銀二萬兩

天啟六年五月初一日為遵 旨會議事奉戶部劄付

議增銀二萬兩

崇禎元年十月內題為軍餉維艱寺事每兩加羨五分增銀四千兩

二年五月內題為會議已經宸斷事每兩加羨五分增銀四千兩

三年三月內題為遵旨酌議措餉未盡事宜事每兩加羨二錢增銀一萬六千兩

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題為酌增權額以補舊餉之缺事奉戶部劄付每羨餘銀兩加銀六分增銀六千二百四十兩至此始有十一萬二百四十兩之額矣

鈐轄

杭州為稅課司局者七

杭州為稅課司在省城內羊壩頭去分司東南二十里城內商貨所聚

江漲稅課分司在武陵門外去分司東南十里路通北新河水陸衢衝

城北稅課分司在省城艮山門內去分司東南十五里地通水門上源河亦商貨出入之地

城南稅課分司在鳳山門外去分司東南三十里通閩廣江西徽州浙東寺處

橫塘臨平稅課局在仁和縣臨平鎮去分司東北四十
五里路通省城長安亦一大鎮

西溪稅課局在錢塘縣西溪留下去分司西南三十里
通餘杭等處

安溪奉口稅課局在錢塘縣安溪鎮去分司西北三十
五里通餘杭嘉湖分府 舊屬之府及縣自弘治七

年屬本關兼管正德六年行本關主事兼收隆慶二年
勅各局官聽本關考覈各衙門不得差占妨廢職業

為所者二

杭州府批驗茶引所在錢塘縣城南上隅二圖洋泮橋

去分司東南三十里

城南河泊所在錢塘縣城南下隅二圖渾水關去分司

東三十里今奉 欽依將杭州府批驗茶引所事務歸

併杭州府稅課司兼攝城南河泊所事務歸併城南稅
課司兼攝

司局之外又有三小關

東新關屬仁和縣一都七畝去分司之東南八里北通

海寧蘓松等處南通省城商船自長安鎮入者過此關

而至省城自回 墳艮山門陸家場德勝壩等區出者

過此至長安鎮設關以稽查商稅兼收船料過此則為

城北稅課分司矣

板橋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司之西北一十里西南通臨安餘杭等縣東接大關省城北通嘉湖蘓松等處舊為女兒關隆慶元年該員外郎鍾君道查修各關柵勘得板橋委係總路若於此立柵則楊家老人等橋直至餘杭一帶俱免釘椿比女兒關為便遂改差官解于板橋關收鈔而錢糧亦稍增焉

觀音關屬錢塘縣調露鄉去分之西南五里通餘臨于昌等四縣舊時商貨從此出者與守關人役交通指以進大關稅過為名一槩混過近議另設免票有票可

查方與放行 各差官者守橋門仍置木柵以防走漏焉

許天贈曰按官制天下稅課司局凡四百六十餘所其所收鈔皆存留為官吏旗軍俸鈔之用蓋以通鈔法而紓民力其與古之供王膳服者奚異杭州府及仁錢二縣所屬七務課司局西安二溪僻在山野歲入有限臨平雖名為鎮亦正通長安一路獨環城內外商賈輳集設四稅課司可盡商利但司局之外有小關小關之外有各橋門增一關則啟一害役一人則生一蠹彼司局官吏及守關人員豈皆知法禁重廉恥加以巡攔摠小

甲之屬包替積棍而委之以收錢鈔驗票由司啓閉欲
不欺公玩法得乎故或索照票常例或發過客行囊或
與脚夫黨結僻徑偷挑或与船戶扶同曉夜包送隱匿
者恣脫報納者被留奸弊百出不可勝計嗚呼下之繼
間常視上之寬嚴惟包攬者冗濫者需索買放者痛治
以法雖不能盡絕弊端庶幾少儆即商民之利多矣語
曰治道去太甚愚於閔政亦云

區行

閔法舊有區行區者照省城內外小河剝運船隻起科
行則牙人報名給票為商貨貿易者也 大明律私充

有禁各區行始赴閔告帖焉

許天贈曰前主事高君凌漢論本閔船料正德以前歲
折銀僅三四千兩所徵料止船之出入本閔者而已迺
其後將城河剝運船及諸牙人皆輸鈔而區行之名始立
嘉靖初年鈔尚少課亦稍增今歲料六柒千兩而區行
一千六百餘兩已居四分之一其于國課不為無裨摠
而計之區船一千二百餘隻行戶三千五百餘名每名
鈔少者僅二三十貫查覈稍不至則經收管數催征
諸役、並得侵漁為奸故記籍必明上納必稽給票必
審庶可絕諸弊且區鈔青綱首其辨納為便獨行戶四

散或居山僻之鄉或在浙直之界夫有司止征一州縣
 錢糧猶往：逋負矧部臣督收於政令不及之地乎竊
 意省城行肆未必人：辨鈔何必遠求莫若立為定制
 限以道里市鎮在百里內許牙行不時告認其餘隔屬
 地方一切停罷可也催征之法附關定立行首稍遠責
 諸報人庶亦省事之一端與

錢塘縣

陳善曰築塘之患有二曰估價太廉也責成太亟也往
 者萬曆乙亥塘決六和塔之下數百丈命人脩築予嘗
 一至其地詢諸工匠每石一塊止銀八分每人一工止
 銀二分夫官以廉直而覓工人以刻期而供役故事圖
 苟完不為久計所築之塘惟用爛石草：叠成不實以
 土潮水一至尋築尋圯其何呂善厥後哉必也于近隄
 淺沙之土立盪浪木椿數百千以捍之而其叠砌之法
 不恤工力務為遠圖多委廉幹之吏分頭察視或編立
 字號各任其責所任已完更番代換毋令其久後思歸

急于將事至於椿木必須易朽以松庶可永久而又倣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歲編置巡江夫數十名令其往來察視江塘少有傾頽即加修治庶乎修理及時而工力可省顯患既弭而隱憂亦消百世可久之長策也

水碓 諸暨嵎山家多有之藉水之力以舂有三制平流則以輪鼓水而轉峻流則以水注輪而轉又有水杓碓之幹之末剝為杓以注水滿則傾而碓舂之唐白居易詩云碓無人水自舂是也又水磨以水轉輪以輪轉磨又水車置流水中輪隨水轉周輪置大竹管經水中則管皆滿及轉而上管中水乃下傾用以代桔槔制

皆機巧韻書水碓曰輜車

海寧縣

寧城之南亘于東西者曰捍海塘唐書地理志曰鹽官

海塘長一百二十里開元時重築曰重築則前此有築可知但無可攷

昭宣帝天祐四年秋八月吳越國築捍海石塘時錢鏐

為吳越國王曰石塘則前此所築未必皆石

宋孝宗淳熙四年臨安府築海塘是年九月海塘為潮

所衝壞二百餘丈事聞詔築之按史上官臨安府不言其縣然府屬之受海患

者惟仁和鹽官而鹽官尤劇法不得遺鹽也

寧宗嘉定十二年鹽官海失故道潮衝平野二十餘里

至侵縣治蘆洲港瀆及上下營黃灣黃崗寺鹽場皆圯

蜀山淪入海中聚落疇幾失其半鹹水滄及四郡時田
守臣上言鹽官舊去海三十餘里無海患故鹽灶煩盛
課利易登去年海水忽漲橫衝沙岸每一潰裂輒數十
丈日復一日蘆洲港瀆蕩為一壑今潮勢深入逼近居
民萬一春水驟發怒濤奔湧海颶佐之呼吸棄滄百里
之民寧不俱歿魚腹乎况京畿赤縣密邇都城內有二
十五里塘道通長安牌上徹臨平下接崇德漕運往來
客船絡繹今海水入塘西岸田畝皆被滄沒及今不治
恐裏河堤畔久之亦必潰裂乞下浙西諸司條具築捺
之策務令堤捍堅壯土脉充寔庶不復罹前劇詔從之

嘉定十五年都省臣上言鹽官海塘衝決上命浙西提
舉劉垕專任其事垕上言鹽官東接海鹽西距仁和北
抵崇德清境連平江嘉興湖州南瀕大海原與縣治
相去四十餘里數年以來水失故道早晚兩潮奔衝南
北遂至縣南四十餘里盡淪入海近縣之南原有捍海
古塘亘二十里今東西兩段並以衝毀侵入縣治兩旁
止存中間古塘十餘里萬一水勢激蕩不息不惟鹽官
一縣不可渡存而向下地勢漸卑恐鹹流沿浸將蘓秀
湖三州等處田畝皆不可種植其為害非獨一邑也詳
今日之患大槩有二一曰平地陸沉一曰鹹潮泛溢陸

沉者固無力可施其泛溢者祇因捍海塘衝損每遇大潮必盤越北注今亟宜築土塘以捍鹹潮其所築塘基南北各有兩處在縣東近南則為六十里鹹塘近北則為袁花塘在縣西近南亦曰鹹塘近北則為淡塘嘗驗兩處土色虛實袁花塘淡塘差勝鹹塘且各近裏未至與海潮為敵勢當就袁花塘西就淡塘修築庶可禦東鹹潮之盤溢其縣西一帶淡塘連縣治左右共五十餘里合先修築若縣南去海一里餘縣治民居盡在其中幸古塘尚在此何可棄度之外也今將現營椿石就古塘加築壘一里許為防護縣治之計其縣東民戶日築

穴十里鹹塘萬一又為海潮衝損則前功盡棄當計用不時修築袁花塘以捍之上詔可

元世脩塘總紀

鹽官州治舊去海岸三十里有捍海塘二後又添築鹹塘在宋時亦嘗崩陷至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部郎中游中順一曰詔禮部尚書暨本省官相視會虛沙漲難於施力議中寢至仁宗延祐之己未庚申間海汎失度累壞民居陷地三十餘里時省憲官共議宜于州治之北添築土塘然後築石塘東西長四十三里未幾沙復漲議復寢至泰定之即位四年二月風潮大作

冲捍海小塘壞州郭四里杭州路上言與都水營田司議欲於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鹹塘增其高濶填塞溝港且濬深近北脩塘塿塹用椿密釘庶可護禦江浙省准下路本修治都水營田司又言宜速撥丁夫堵閉水衝入處其不敷工役於錢塘仁和及嘉興寺附近州縣諸色人戶內斟酌差倩不則淪沒不已旦夕誠為可慮工部議海岸崩摧重事也宜行文江浙行省督促營田使司鹽運司及有司發丁夫修治毋致侵犯城郭移害居民五月五日平章禿滿送兒茶乃史叅政等奏言江浙省四月內潮水冲破鹽官州海岸

今營田司官徵夫修堵又令僧人誦經復差人令天師致祭臣等集議世祖時海岸嘗崩遣使命天師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伯顏奉御香令天師依前例祈祀制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言八月以來秋濤洶湧水勢愈大現築沙堤塘岍東西八十餘步造木櫃石囤呂塞其要衝本省左丞相脫歡等議要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抵禦衝嚙以救其急擬比浙江之石塘庶可為久遠計其工料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糧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修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併營田司修築海塘作竹籬籬內寔以石鱗次壘疊以禦潮勢

今又陷淪入海見圖修治倘得堅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事也旦夕駕幸上都分官扈從不得因議今差戶部尚書李家奴工部尚書李家賓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司洪灝宣政院南哥班與行省左丞相脫歡及行臺宣政院營田使司諸臣會議修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閑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家及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等戶內點倩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阻壞違者罪之合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奏施行有旨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暨行省臺院及營田司管寺官議昔大德

延祐間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水異常增築土塘不能抵禦議置板塘以水湧難於施工遂作蘆篠木櫃間有漂沉欲踵前議壘石塘呂圖久遠為地脉羅浮比定海浙江海鹽地形水勢不同由是造石塘于其壞處壘之以救目前之急已置二十九里餘不曾崩陷略見成效營田司與各官同議東西接壘石囤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築塘鑿東山之石以備崩損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都水營田司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官大汎潮勢不高風平水穩十四日祈請天妃入廟自本州岳廟東海北護岸鱗相接十五日至十九

日海岸沙漲東西長七里南北廣二三十步或數十百步漸見南北相接西至石圍已及五都修築捍海塘與鹹塘相遠直抵岳門障禦石圍東至十一都六十里塘又東至大光山嘉興等三路所修濶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十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自西六都仁和縣界赭山雷山為首添漲沙塗已過四都五都鹽官州郭東西都沙土流行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海岸原下石圍石櫃並頽圯永息民安於是天歷二年遂改鹽官州曰海寧州

明朝永樂六年海寧縣海決陷沒赭山巡檢司九年秋詔修海寧海塘先是工部上言海寧仁和二縣風潮溺死居民漂蕩廬舍坍塌城垣請發軍民修築詔許之自是工役起是年冬十一月塘成合仁寧二縣計修築者萬一千一百八十五丈

十一年夏五月大風潮仁和縣十九都二十都皆淪入海詔兵部侍郎張某往築海岸役軍民十萬計浙東西諸郡俱為騷動死者載道三年間費不啻十萬而患率

如舊按寔錄是年止言仁和但仁寧二縣接壤是時修築寧必與焉觀十六年之遣發于寧不于仁又云為屢被潮患連年修治迄無成功則大較可知矣故併錄之

君國和... 卷八十三
十六年冬十一月詔保定侯孟瑛禮部侍郎易英祭海神於海寧時瀕海諸縣屢被潮冲連年修治迄難底績故有是命既祭後患頗息

十八年通政司岳福上言今歲仁和海寧二縣夏秋霖雨海潮沒漲塘之淪入海者千五百餘丈赭山岳門山舊有海道今皆淤塞故潮勢愈猛患滋大請亟修築詔從之

成化七年閏九月工部侍郎李顯奉命來寧祭海神十二年夏浙江守臣上言杭嘉紹三府海寧海鹽等縣海塘衝壞數多亟宜修治部議令各府先以在官物料

支用不足則於附近無灾處所移借協濟詔從之

十二年二月海寧縣海决時湖水橫衝一潰數仞偏盪

城邑瀕海之祠廟廬舍器物淪漂畧盡縣官上其事於

府上之鎮巡回命採石臨平安吉諸山初用漢捷鉅

法不就乃斲木為大櫃編竹為長絡引石下之汎濫乃

定仍作副堤十里以防泄瀉一時富民爭相賑施凡

七越月而役竣按郡志云成化間海寧潮水直偏城下知府陳建議開支河築內堤于以洩水捍

衝疑即此時也

萬曆三年夏五月颶風大作海嘯海鹽及海寧人民溺死百餘漂房屋二百餘間塘圯鹹水湧入內河壞田地

八萬餘畝時縣官估計應修塘凡二千三百七十八丈計修築工料銀應五千二百二十八兩四年九月會知縣蘓湖新涖任巡撫徐拭察其才可任事遂以塘付之湖定議以五年二月十三日興工至四月而役竣計費總一千玖百柒拾六兩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海嘯海寧殺人無算是日午前風日清朗纔過午狂颶猝發雷雨如注申酉間忽報海嘯登城望之見潮頭直架樹杪廬舍蕩析瀕海居民有舉家斃者有一家十九口止存二者延至夜半風濤稍殺厥明縣官出勘城東西被灾者凡四千餘戶橫尸

路隅殆不忍見云事聞於朝議脩築海塘時縣令謝紹芳屬衙官張瑞傑董其役張第以修河塘法從事未幾潮嚙之旋築旋圯踰年績弗成於是三臺畢臨相視議工費按撫會題寧邑履畝加賦一分合計之得九千餘金而道府捐助又各有差於是郡丞劉元瀚奉臺命來董其役

縣志縣去海十里趙維寰言萬曆丁巳至軍城南見沙漲三十里許天啓乙丑再至海逼城下僅百步丁卯戊辰沙復漲十里許及崇禎己巳秋十里沙堤不半日忽盡潮復逼城下然戊辰之七月二十三日海嘯殺人無算是時沙堤宛然無恙而卒無救于寧則沙之有無何關於利害乎此海寧縣志也

陳善海塘議曰海寧縣治南瀕海塘之上即塘距城僅百武東抵海鹽西抵浙江延袤百里塘西南有赭山

南與龕山對峙夫為海門是為海潮入江之口說者謂
 海濤浩潮至此東不得肆輒怒而東迴及其迴也又有
 石墩山以障之則益怒而于東西蕩激害乃中于寧
 查寧邑志塘之外有沙場二十餘里沙場之內有陸
 地州場桑柘東園一百六七十頃有奇乃今悉盪入海
 孤城若塊萬姓如魚脫更內蝕滄桑之交在轉盼間凜
 然乎哉宋元以前勿論明時自洪武至萬曆海凡五變
 五修築矣永樂九年海大決保定侯孟瑛奉命征九
 郡之物力歷十三年而始奏功嗣後成化甲午弘治壬
 子嘉靖戊子迄今萬曆乙亥海或溢或決塘隨築隨圯
 雖勞費不如永樂之甚公私亦既騷然夫海決寧邑而
 役及五郡者何也寧地于吳為陸于越為首地形最高

故俗諺相傳謂吳江塔巔與長安壩址並有如寧海一
 決注之列郡如建瓴然則障寧者即所以障列郡也萬
 曆五年春巡撫徐公按治寧海多潰闕為之駭詫因與
 水利陳公詔翁謀合慮察院尹滇南蘓公可屬大事即
 以其役委之蘓亦毅然身任閱三月而後竣修埧塘一
 千六百六十三丈築新塘三百二十丈其費公帑止一
 千九百餘金亦可謂事半而功倍矣然余更有說焉海
 寧之塘與海鹽異鹽塘有大患亦有大利寧塘似無顯
 患而實有隱憂蓋鹽塘有內河可開故潮勢至此既為
 分殺而引其流更能使草場悉為膏腴是大患弭而大

利具也若寧塘逼近城郭無內河可開幸潮勢緩于鹽耳設一旦海嘯直薄邑治其為隱憂可勝道哉聞寧邑額設捍海塘夫一百三十名每歲編派役銀三百兩為之令者誠加意海防每遇潮汛即遣官巡視稍有傾圮即委廉能吏領銀修築毋令涓、不止此亦撒桑之計也萬一天佑寧民塘十年無恙則銀之積益富縱與大役亦不必派及貧民矣至如築塘之法余竊有取于海鹽乙亥之決海鹽為甚其修築也造完前埧石塘七百五十丈及原欠石塘八十三丈二尺修砌半埧石塘一千七百九十二丈築旧土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

塘七百一十丈五尺新開內河白洋三千三百九十五丈而其為費也始計之謂非三十萬不可及撫臺徐公親行海上命有司詳估價值曰十六萬足矣眾乃譁然駭其太簡及工告成費止十萬餘金減原佑五萬四千有奇是徐公之施德於浙民大也至其慮湍激之為害也有盪浪木椿以砥之慮其直薄堤岸也為斜埧以順之其累石也上則五縱六橫下則一縱二橫石齒鈎連若絙貫然即百計撼之有能搖乎修寧塘者誠一準海鹽新塘之式是則一勞永逸之計也安得任事若徐蘓二公者與之籌海事哉

按陳先生議其言寧塘之利害與鹽異似也而其所以異則非也寧城之偏海者在南而鹽城之逼海在東餘三方皆寔地皆有內河可開安在海鹽之勢可殺而寧獨不可殺哉余竊謂鹽之患大寧之患小鹽東而距海塘自北而南潮則自東而西潮頭直衝塘肋故塘易圯而為害劇若寧則南面距海塘自東而西潮亦自東而西濤頭直冲龕赭海門寧特其經行處耳經過時遇旁有隙竇自然不免滲入蓋隙竇之引潮以入非潮之決塘以入也此寧患之所為小於鹽而其為力亦異於鹹者也乃當事者動憂金錢不計

夫寧自嚴尹寬建議後額設海塘夫一百五十名年儲役銀三百兩為修築費亦既著為令矣倘能以此三百金隨時補緝小有潰決即因斂塞亦何至一潰不可支者如有力者負而趨曾無分毫及塘何乃今一議工役非請給上司則加派編戶蓋塘不修而民以海病塘修而民又以塘病此其故難言之矣而說者曰戊辰之變安見寧患之小於鹽夫戊辰之變雖十仞之塘弗能禦也是豈由人力哉

宋神宗僖寧元年詔杭之長安秀之杉青常之望亭三堰監護司臣並以管幹河塘系街常同所屬令佐巡視

修固以時啟閉從提舉兩浙河渠官胡淮請也

長安三閘紹聖間提刑鮑公請築累沙羅木為之後壞

於兵火紹興八年運司吳公請易以石迨紹熙二年提

舉張公重修設閘兵百二十人為額居處有屋車注有

具崇寧二年又于閘旁易民田以濬兩灣環築以提其

後粵岸毀壞居民侵之兵額亦復廢缺遂失舊制嘉定

元年歲飢邑令潘景夔曾建議復灣之舊而費大役廣

議卒中寢經國

光宗紹熙元年益官令陳恕修築二十五里塘在縣

西北由縣治達長安鎮舊因河流決溢兩崖傾圯甚為

民病恕募民浚河即以其土築岸視舊加廣一丈加高

二丈以石甃之遂無崩決民號為甘棠堤

宋中浙郡水溢詔賜給錢議賑時兩浙轉運司毛

漸上言錢不可繼宜亟治水乃按錢氏有國時故事起

長安堰至益官徹清水浦決其水入於海按清水浦今

亦不知宋何帝時人
姑錄郡志附至宋末

元順帝至正十年海寧州達魯花赤當住知州張光祖

修長安三閘長安舊有兩灣環築以堤上灣九十三畝

下灣一百三十二畝水多則蓄于兩灣旱則瀉注于三

閘入元灣則為民所侵營田司命住與光祖修復之

西河灌田議曰杭州城北上塘瀕河田由仁和抵鹽官昔稱千頃今益數十倍而地高水下常苦旱自先賢放湖入海河引河溉田而歲始登

先賢謂白蘓二公

陳善治河議曰海昌父老嘗為余言邑中水利計脩治者在先審河之淺深塘之險易與窺閘之堅瑕惟茲諸河硤石深九田深園花之東長安郭店之南皆半深運河淺二十五里河亦淺市河尤淺故袁花自轉塘以上長安自壩以下郭店自鎮以下運河二十五里河皆田漕兩病是所宜亟渡者也其塘則園花固新塘固六十里塘亦固而運塘旋築旋決其勢險澁塘鹹塘並海尤

險更宜為之計久遠撤棄之慮不可一日忘矣

餘杭縣

本朝田土多因前代舊籍自是有官田職田没入田府
縣學田廢寺田祇侯寺田山地蕩亦如之洪武初令各
處荒蕪田地許諸人開墾永為己業所謂地無不耕之
土而民用足矣今將官民田地名品等則通於後使人
知所始也

官田籍沒之田官募人耕租者 國朝以前皆有之又
開墾荒田官湖田俱為官田洪武初宣城寺府減北徵
收餘畿外州縣皆全徵

職田品官職分之田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隋開皇

間始名職田宋天聖間詔罷天下荒職田尋復之至紹興間職田納產鈔若干則田已召募民間耕矣

沒官田籍沒之田宋紹興間人戶田產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 國朝凡民間有犯法律沒籍沒其家者田土合拘收入官

廢寺田宋大德五年朱熹知漳州請以廢寺閒田召入承買不惟田業有歸亦免租稅失陷 國朝廢弛寺觀遺下田庄今各該府州縣踏勘悉撥與招還無業者為廢寺田

府縣學田宋天聖五年建府學田大德五年增縣學田

朱熹奏乞學田召入承買紹興六年餘杭進士葉寘等狀請佃到本縣止戈鄉潘維正官田八頃七十三畝許佃戶承買指揮納鈔入官 國朝府縣學田租稅此也白雲宗田元仁宗朝臺臣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勒還民籍延祐六年中書省臣言白雲宗攝沈明仁強奪民間二萬頃私搃賂近侍已奉 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大德十年罷江南白雲寺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輸租

畏吾兒曰元太宗時畏吾兒國來歸至元二十七年抄

君國和... 收色目畏吾兒人戶今 國朝稱畏吾兒田是必得罪
沒入之田也

財賦田元置財賦提奉司立籍財賦佃戶 國朝稱財
賦田此也

站田元立站赤戶以富民充之又立站舖以貧民充之
國朝稱站田此也

弓兵田宋建炎間置諸縣弓手元設弓兵以防盜驗民
戶丁田多寡立定額數 國朝稱弓兵田此也

舖兵田元設舖兵先以富民充役後民有規避差發者
罪之 國朝稱舖兵田此也

祇侯田元中統五年每戶限田四頃除免稅以供舖馬
祇應今 國朝稱祇侯田或起于此

舊有田前代舊有之名 國朝復業人民丁少而舊田
多者不許依此占獲止許儘力畊墾為業

戶絕田戶內丁口盡絕之田前代嘗搜括逃絕田產召
人租種嘉祐二年詔天下沒入人戶絕田募人耕收宋
隆興元年人戶拋下田產如有歸者依舊主業出二十
年無人歸認亦依戶絕法

重租田豪右之田平時儘意加租一石抄沒入官其籍
簿租稅即為原額

雜地杭有雜產今雜地恐類此

白地元中統五年詔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紹興間括民白地鈔金陵志有白地房廊錢今國朝白地恐即類此

官山宋孝武時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其餘照品第有之亦有沒入官山國朝官山租稅恐多類此
鹽糧課鈔皆始於南唐此額外之征非正賦也官不能自賣而俵散抑配之發行計口以課鹽錢望戶而徵鹽米宋元因之迨至國朝鹽亦官給計口徵米以充邊儲天順間市民罪米折鈔今鹽無可支民之輸納者如

故又鹽米隨秋糧上倉不無帶耗之徵鹽抄逐戶碎收難免指丁之害弘治間都御史張公縉嘗知本府深究此弊後巡撫南直隸依支移之法就于該年均徭里午內帶審不過十大戶出銀抵補足以祛一邑之弊此一策也若鄉民鹽口原額不過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一石使任憑里書不照原額逐戶逐丁科派害豈勝言哉如得照依正統年間知縣郭南所奏將秋糧撥剩餘米存苗在倉抵補別項稅糧免其重徵則先王惠養之政通變之術莫過於此若再十年一次編定設有消長量為增損惟在不失原額戶給小票以憑收照宿弊永可除

也愚領志事悉意搜研稽政問俗得其弊源如此不可不直書云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之八十四



嘉興府
 國初凡灶丁皆發團煎鬻正統中侍郎周忱始議分附
 場為濱灶遠場為水鄉灶濱場灶鬻鹽水鄉灶出工本米
 後濱灶逋課累水鄉故議水鄉自納折色鹽銀設百夫
 長集收百夫長往過徵灶為之困成化末都御史彭
 韶改議水鄉灶盡歸民役其折色銀歸糧耗帶徵濱灶
 丁缺補以曠丁不足補呂水鄉初三場各有草蕩若干
 頃灶戶既給鹵地復給草蕩煎鬻易辦自鄉灶歸民原
 撥草蕩乃正蕩戶歲徵其入曰蕩價三場各設收頭征
 之欺弊視百夫長尤甚嘉靖中有司改議蕩價併歸秋



糧而水鄉蕩盡給濱灶然于灶雖優而民則病矣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粟二斗五升恒操其贏灶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故課易辦鹽有餘積民戶口得於過運司支口食鹽自給有司固徵其入曰鹽糧自鈔法不行灶戶日以耗散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渡給商民蓋交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觔市民六觔每觔納鈔一貫鄉民二斤二兩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并其額入稅糧內帶徵食鹽費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復其旧制草蕩以歸灶不以稅

民鹽口以惠民不渡耕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邊儲尚亦有類哉

府境之水其大者三曰漕渠俗呼運河曰長水塘曰海鹽塘而

漕渠最大隋大業庚午煬帝發衆鑿渠擬通龍舟起

餘杭盡京口廣十餘丈勝千斛之舟 本朝用為孔道

入府境歷崇德桐鄉秀水三縣凡一百二十七里西南

自湖德之清縣金鵝鄉界二十五里至崇德穿縣濠北

出又二十里受塘佐之涇十有八塘右之涇十有三至

石門鎮折而東穹環如帶曰玉澇春秋吳越置石門限

十三里東北隸本縣西北隸崇德居民互入桐鄉境一

市于此亦石門市未置石門鎮

十八里受塘南之涇五塘北之涇六東送皂林市在清

左皂林市西有元將路成營本朝大將軍徐達計張

士誠獲其俘六萬于此今皂林巡檢司及館驛便民倉

及皂林驛在馬今嘉靖甲午始徙驛于縣治西南又東二十五里入秀水境又

東三十里遠府城出杉青閘在縣北五里宋嘗置吏

百步橋今受穆溪水在縣東北四里水為北漕渠俗呼

河又二十三里為王江涇在漕渠之東相傳亦名聞川

在東三里為聞家湖宋聞人家馬相傳聞人氏尚書而

涇市巡檢在官塘之東亦從東北界於吳江長水塘

之水源自海寧諸山出峽石東北流二十里至吳老橋

入嘉興縣境東過練塘在縣南二十五里一名練浦吳

塘其支流北注秀水西界之幽湖在縣西北又北十里

入桐鄉縣之北濮院鎮而合漕渠其正流三十里至城南

瀆為鴛鴦湖在縣南三里湖東有烟雨樓五代時中吳

以其在府治之南又支流東北三里為螺潭在秀水縣

又謂之南湖云

與鴛鴦湖水並滙於彪湖在縣南二里一名馬其一北

經宣公橋循城而北與秀水合並會於北渠分流入相

家湖又東北十五里其一北流入嘉興境之蘆墟塘在

西三十又東北二十七里入吳江界其一東流為茜溪

在縣北一十六里北流為斜塘在吳北二十四里一名

衆有陶庄又北流二十里入吳江界其一東北流四十

稅課局

里合王宿涇北尤里港俱在縣西北諸水入祥符蕩在

北二十四里周二十餘里東北流十里入吳江界一自熙春橋衛前

橋在縣東東行八里至鳳凰洲中涇天馬今呼馬

東雙溪會龍諸橋之北為六里街人烟物貨空集倍於

城中鳳凰洲逆流中據分會龍以東之水南曰漢塘北

曰華亭塘漢塘唐太和八年所鑿東入平湖縣境行五十餘里

為寺西河與漢塘接至新豐十里南受陶經水東經縣治

又東三百步入當河即漢武原縣陷為湖者周四十餘里又東三

十里入泖港東北至廣陳歸於東泖接華亭界按韻書

亭水也祥符圖經谷泖南出泖橋東南至廣陳又東至

當湖又東至捍海塘而上朱伯原讀吳郡國經泖在華

亭境海鹽蘆墟浦行二百餘里南盡于浙江即谷泖之

故道也又云自泖而上紫遠百餘里曰長泖陸道吳地

記海鹽東北二百里有長谷即泖谷也今按本縣東

海鹽圖經惟本縣有華亭鄉之南即當湖之東

有泖湖港蜿蜒至於橫泖此為本邑之泖也其泖橋三

泖則在今華亭縣界然當湖乃泖所自出泖港橫泖為

三泖之上流雖有谷泖上中下三泖之殊其寔

皆一泖流通也廣陳東至當湖東字當作西字華亭塘

入嘉善縣境東北行三十里經縣治前南合白水塘在

南二十里舊廟塘在縣南大雲塘在縣南又東二十四里

入華亭界又自縣西南分華亭塘水遠縣後而東十二

里曰魏塘河亦名武塘前与太平河會流南入華亭塘

東入菖蒲塘又自縣西半里曰伍子塘南引胥山以北

之水北經雙葑港平山塘會西塘在縣北二十四入祥

里

符蕩稍東為菖蒲涇在縣東北三里北經胡勝塘葉蕩

又東經張涇在縣東首蓮花涇在縣東北八里北會風涇之

白牛塘在縣東北四十里與查家蕩在縣東北二十六里祥符葉蕩諸水俱

會於章練塘在縣北三十六里風涇之水又東為秀州塘折而

北過泖橋與章練塘之水皆入于泖一自東郭湖西經

麟湖在縣西二湖俗呼東曰六百畝蕩西曰千畝蕩北流於夏

墓蕩在縣西北三十里下保西區又北達於泖湖北入澱山湖海

鹽塘之水發源于海鹽西南境澈浦諸山合流東北二

十五里為橫塘即海鹽塘又三里入嘉興縣境為彪湖

海塘去郡城百里而遠亘海鹽平湖二縣之境延袤百

七十里南與會稽四明相望舊志載秦始皇於此嘗欲

駕橋跨海今有石突屹海中者今猶指為橋柱云宋志

海鹽東南五十里有貯水陂南三里有藍田浦東三里

有橫浦東通顧邑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塗十八岡

及黃盤七峰布列海壖今縣治去海半里舊有陂塘之

迹悉淪于海而金山相去益遠潮汐自龕赭上渾回流

激射海寧黃灣境至秦駐白塔間勢復湧撼游濤乘風

壞民廬傷禾稼為全吳憂堤議亟唐開元築太平堤歷

宋紹興間海鹽令立耒築堤二十里咸平間轉運使常

楸築新塘三萬六千二百五十七丈元至正甲辰縣令顧

泳築海塘四萬八千尺曰捍海塘而塘故土堤易壞由是桑田漸為海 明興奠海之政益詳而堤頽數圯洪武三

年 詔宋署令治堤易土以石凡二萬三千七百尺後十七年是堤竟以潮潰本司叅議閩察發民兵築之未幾復潰 詔右通政趙居任發蘓松七郡民增築之隨復潰洪熙宣德間役無寧歲巡撫侍郎周忱謂石堤內虛乃即築土五丈寔其裏募郡人七百人部分築之按堤尺度俾分護椿石嚴其禁防歲以為常未十年海大溢塘悉潰知府黃懋以聞 詔懋為復堤 凡糜銀三十萬八千兩有奇景泰甲戌已越十九歲又潰僉事陳

永因舊址更為新堤 成廣百二十尺高什之二糜銀視舊損什之三後十有八歲海大溢堤盡圯民溺死者無數時叅政邢簡僉事趙銘因遺石修築之不甚堅自是毀敗數修民多困殆流移久之憲副楊瑄傲宋王荆公治鄆時定海塘之法砌石坡陀以殺潮勢內寔磊石以防內潰堤竟完好先是歲貯堤費銀七千有奇有司遂搯其奇贏土民以興築為利輒盜取椿石去真速圯當事者巡省不時不覩其風濤蕩敗之狀楊堤固堅久不加葺治十餘年亦竟潰弘治戊申侍郎彭韶按視海邦檄郡募工令通判蹇霆知縣譚秀起藍田北抵了又

為堤九千餘尺植椿石外縱內橫以漸坡陀畧如揚疊
法下廣一十五丈上廣三之二高十有八尺內寔土如
其高役夫二萬五千人糜銀四萬五千兩後十餘年海
決堤溢龍王廟知縣王壘修築二百尺餘癸未秋潮大
作泛濫百里舊堤悉圯督水郎中林文沛究所圯堤無
慮數十處而王所修獨存乃王按所築法擇方石縱橫
交錯補苴諸圯自了之口南抵宋庄所築凡一萬三千
七百尺後十歲僉事蔡時立分地程工法度堤丈尺酌
勢煩易配以里甲使人自為力期以三歲會成增補教場
堤亦一千柒百尺大都海塘受惠東北風為烈而天

闕迤南當其衝教場迤北勢差遠矣正德以來天闕外
堤毀徹而內堤獨當其衝勢甚單孑夏浚知海鹽議作
複堤蓋即以今之內堤作外堤也曰條八事竟弗克施
後僉事黃光昇通約前法築堤志勤力殫績用可述按
海堤白金山內徙漸及百里海濱居人值三秋大迅潮
大連雨東北風張甚或山臺海溢海人驗候云山臺風潮來海溢風雨多皆
不誣臺謂海中素迷望之山忽海鷗啾啾鳴或是年後
皆在目溢讀如醴萬喙聲也小至七月逢壬輒憂海溢余聞海人言為之惻然余嘗
遊會稽觀湯守紹息所築三江隄植址滄溟橫亘千尺
未嘗不嘆其奇詢諸父老輒言湯守之誠懇竟以集事

然其事大類朱子築黃巖塘法用鉄為盈丈巨盤置之潮衝潮至盤所輒不復作豈今固止水物耶今龕諸以東海壩墳起五十里餘姚蘭風諸鄉海水北却亦十里許其可種藝明越海堤宋元以前修治最數入國朝來工役頓省實大勢致尔鏡觀乘除陵谷轉徙則郡境捍海之役亦安知後此無息肩時耶

嘉善縣

章士雅正疆界議

凡宇內之設為州縣者鮮不畫疆分界而治矣獨嘉善則可異焉其初割嘉興以分縣而壤在華亭吳江之地間其田額視各縣獨重蓋全浙之稅莫重於嘉郡而嘉郡之稅莫重于嘉善畝賦額無論田之高下槩以三斗三升三合起科而徭平又五升有零其視嘉興多九升八合三勺矣視秀水多三升三合八勺矣其視崇桐且半倍矣田不加腴而賦有偏重其地勢卑下東接三泖西連震澤凡遇水灾半為陸沉而積逋倍於各縣數

矣以故奸民自嘉隆來往，將田詭收嘉秀以就輕糧，其始則曰與彼處兌換而究則免者復去而去者不返，北弊之流至萬曆九年丈量特甚，蓋當時以佐貳掌印權去嘉秀者三萬一千二百八十八畝八分八厘三毫，至十二年袁鄉官厘請三千三百四十畝一分而餘田之沉埋如故，以三萬畝之虛糧渡加本縣民亦何以堪，近里遞錢米等雖具呈院道而彼頑民與積書互相交結，變幻百端如監生金圻一人而隱田千畝，不惜貨賄以植黨與詭詞，匿呈殺亂視听本縣徒費期年之力而尚不得一畝渡還，蓋其隱去田糧不在此縣亦不在彼縣而置於無何有之鄉，食王土而不輸王貢，獲利已久，本縣以空文求討而彼以實力求脫，聞往年守令亦有以此名謗而不得其事者，是以奸計益多而良民益病，可為撫膺痛恨者此也。

海鹽縣

食貨篇

凡賦役以戶口田土編里甲出稅糧與泛差其正也稅糧改為增耗為均則泛差改為甲首錢為均徭為條鞭銀與今之為均甲為斂解其變矣而課程而鹽課又其餘焉凡此皆東南所同寧獨余邑法之弊遞相為救而漸調于平者率漸躋于重數十年來有一厘改定有一增派征斂之日繁亦時勢所必趨也茲以款若米及諸所條議備著于篇雖藉在一邑乎他郡國槩可推矣倘亦經國君子所必究者焉

戶口

戶口隱漏為當今宇內通弊不獨東南然也乃東南隱漏所繇獨多者又自有說國初編審黃冊以人戶為主凡一百一十戶為一里之長之就役以丁數多少為次是賦役皆以丁而定丁之查覈安得不明也後漸叅驗田糧多寡不專論丁而東南開墾益多地利逾廣其勢不得不觭重田畝以僉派里役於是黃冊之編審皆以田若干為一里不復以戶為里人丁之附田以見者盡花分詭寄之人所捏造而非真名滋生者不入冊焉烏有者終游移至田去名存無人頂認而藉滋脫漏之奸民

增賠贖之累矣此江北之以丁定差者今尚有真戶籍江南之以田定差者全無寔口數弊所為獨甚也

勾軍

萬曆四十三年御史李公邦華通行浙省將軍戶分為七款一為有軍在衛並無繼丁在籍一為丁盡戶絕止存軍產一為丁盡戶絕尚存戶名未除一為原註奏豁近經辨豁一為新軍全家赴衛本籍並無戶丁一為新軍雖有戶丁在籍不係在衛所生以上六款備將略節刻為書冊銷除遇勾照冊回覆其有軍在衛有丁在籍者自為一款另給循環籍稽查以備勾補其檄文曰勾

補軍丁在國家為必不可廢之法在民間為大不忍聞之事 祖宗朝嘗遣清軍御史巡行天下專勅清查民間紛然不勝困累 今上二年允廷臣奏請始罷專遣而并歸本院蓋欲與百姓休息德意四十年間確守成憲非奏單不行勾非造冊不歲清似若令小民去湯火而奠衽席而烏知本源之地未經搜別名為休養仍滋蝨蠹老奸巨滑盤據為害弊深于下而津不究於上所從來矣試舉其略國初法意主嚴事率引例故遣戍獨多每一州縣無不以千數計積傳至今有一邑而萬計者此為千為萬之家相傳二百五十餘年子孫之消長

家業之興廢滄桑不知幾變乃按籍而稽軍丁者如故也當未奉勾單之日人以為與衙門無相涉也然孰意十年則有兜底冊之攢造乎五年則有繼丁冊之攢造乎此二冊者紙張筆墨何以出患花派之無名乎抄寫工食何以給患需索之無術乎有派有索民擾可知已然此猶論於無事之時也若一奉勾單勾多不過三四名少不過一二名耳部檄一下縣票隨出追呼臨門舉家驚惧巧者不計營脫悍者健足竄避展轉結勘乃得一丁起解而軍裝之措置軍妻之僉娶長解之路費卒然科歛紛紛告擾一家之人肝腦塗地矣然此尤論

于有丁之家也其有丁盡產絕無從勾補單到之日有司漫難申覆不得不可行查取給于是無親房則問族屬無族屬則問里長產業指東畫西姓名移花接目得錢即始為回銷無賄仍不與開除一番嚇詐何異劫擄然此猶論于勾單之有據者也甚至單中所載有姓名而無住址有縣分而無都衙事涉渺茫莫可窮詰則乃遍行搜查此都盡復尋至彼都一里完又覓之他里捕風捉影沿門挨戶究竟終是烏有初發不勝株連徒飽差腹何益行伍然此猶係奉勾之不能已者也至若積年奸書通同清軍縣丞衙老蠹家藏底冊世傳衣鉢自恃

慣熟幾如狐之憑城民畏箠弄恰似羊之見虎歲時誅求各有定額即無勾單之事亦非造冊之年又不必縣官之片紙點墨而歲一度下鄉索取常例小民見之尊如神明奉若祖考上則錢銀布花下盡黍稻雞犬爭先獻納莫之敢後其寔此事原為祖宗門戶見了科派富者不加貧者不減富者措處獨易貧者出辦殊難本院為諸生時親見寡婦孤兒之家苦無立錫朝不及夕僅蓄一母蠟亦為軍書常例奪去仰天悲號頓足痛哭言之至此令人哽咽乃有司何嘗得之知天高難呼窮民無告種情狀有更僕不能悉者嗟世之大逆不道

率服上刑然一命既了別無蔓延其子孫安然無恙鄰里豈曾受累乃問軍之家雖罪犯深重然視死刑猶下一等倘世之被害無窮是法反加於刀鋸之上豈立法之本意哉五儕拜官于朝食土之毛身在地方豈以勤恤民隱為急即法不可廢柰何令吾民有此推骨剥髓之患根深蒂固之憂本院為此日夜思所以別法之蠹濟法之窮因而博訪故實斟酌事宜今特與諸有司之寔心為民者約將此事立一成規可使一寔之後貽百姓以安枕之利世之無清軍之擾但願各有司查照後開條款如治家事細心料理不使中間再有遺漏則無

量功德各屬任之本院職掌攸關得免於瘵曠之營為榮多矣于是本縣入循環簿聽勾補軍戶止存二百有奇向來清勾之累解發之苦不祛而盡甦矣 國初籍諸工匠更番赴京工作名曰輪班匠原籍有月糧工所有直米成化末年始有出銀代班之例其定為每名每年出銀四錢五分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蓋舊規班數少者一年多者四年以四年一班當出銀一兩八錢計之故年徵銀四錢五分也

稅糧

國初江南正賦止有兩稅而轉輸之費俱不入額蓋其

時奠鼎金陵地近易達故即以運納借之民力不稱厲也迨改宅幽燕道理艱阻小民遠軍抵京正糧一石率用米至三石財力殫罷勢須釐改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始於額外加徵耗米用以充軍支運而漕正引之遂定其法正糧一石加耗七斗而支充遠近就中伸縮有差於是民得免遠漕之苦法行至今所謂稅糧改為增耗者此也然是時田土起科尚分官民等則民田以已業稅輕之極畝止三升而耗之增也無幾官田以承佃稅重之極畝至七斗而耗之增也愈極雖嘗調劑其間重者准折金花輕者盡派白糧而則之名目既衆

下之奸弊自繁鬻業者既減額以求售豪強者復行賄以游移版籍同彼絲枌訟謀幾至山積嘉靖一十六年知府三原趙公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概以三斗起徵而山蕩滩浜池淩水面脊薄之地亦各自為一則以出正耗之征焉至今百餘年間田冊截如稅額井如雖三尺童子可按畝輸賦不至為豪里滑筭所欺則趙公之遺法存焉矣所云漕耗渡變為均耗者此也

泛差

嘗讀洪武令甲凡十年編審人戶分上中下三等大小雜泛差役照所分等則點僉所雜泛差役者即今之均

平中額辦坐辦雜辦各役均徭中各衙門人役工食衆諸委瑣之費為兩稅中所不載者自有此不得已之徵索也但兩稅出於田畝一按籍而數定雜役僉自丁力非精衡則苛清輕重稍或失平苦樂遂致偏觭故事里甲應各辦之次年即僉均徭民頗病其數天順中改為上下五年名曰兩役其後之在各辦者則里長歛錢從事稱甲首錢提牌承應計日而輪無事或不破一錢事繁至立費千鎰既有此不均而徭均之役于各衙門者遠則為銀差雇值費猶有限近則為力差身家累更無窮巡攔斗級傾產於官物之色賠應捕巡盜亡軀于讐

對之報害而弊冗法窮又不得不改絃而別調矣嘉靖之四十四年南海龐公尚鵬來巡浙土洞悉兩役為民大害迺始摠核一縣各辦所費各役工食之數目一切照畝分派隨秋糧帶徵分其銀為二款一曰均平銀一曰均徭銀歲入之官聽官自為買辦自為雇役而里甲之提牌輪辦與力差之承應在官者盡罷革焉此雜泛差役改為一條鞭之始民之今得保有田廬婦子者皆龐公賜也兩役外尚有驛傳一款先亦選丁糧殷寔者發江北養馬及充本府水站防夫正德中改入秋糧而民兵之設其工食即照里配入秋糧者亦在嘉靖五年

之初是皆先龐公而作法為行條鞭者之權輿矣胡震亨曰余觀於計籍而不能無愾歎也往龐公均平款及丁田科銀三千五百有奇今三辦銀五千一百有奇矣均徭銀四千二百有奇今合之民兵五千五百有奇又合之驛傳兵餉則一萬二千一百有奇矣內府供辦之額尚仍其舊有司晏饋之禮非遠于初或冗役之失裁及兵額之漸溢叅成繁浩之費盡從田畝而徵雖前弊得清於歸一而後害又伏于偏重矣昔并賦之丁丁猶能自愬其難供今盡賦之田田安能自辦其無出此兩役未罷之初民猶有籲減之路條鞭一設之後民日受

例增之累也誰其節省以慰吾老稚之望乎則曰侯持籌之君子

糧長

洪武初州縣糧萬石例設糧長一人主徵收運納之事已渡增設糧長正副各都區二人每年令赴京面聽宣諭關領勘合事竣仍親賞議奏繳有犯雜犯以致死罪及流若徒者止杖而貫之其待之厚如此是時全浙糧長僅百二十四人而蓋一邑可知矣父老相傳古有大糧長聲勢赫奕如官府者是也後民貧不能充其選區或分三四人正德中遂有串名法至嘉靖間五色額定

糧長大抵四十二人為常均平事例行後始照里分每歲輸一百六十一人為糧長徵收秋糧其運約銀米諸差亦僉其人為之復名之曰解戶蓋其後與國初之糧長同而其人之分任者較之國初不止數倍矣又里長十年之中充糧長者一次充見年者亦一次見年者即直日之提牌歛里甲錢以奉各辦之役者也條鞭行而見年無所事遂取十甲分為上下令見年亦催徵五甲糧耗兼任城垣圩堰等役以分糧長之勞其法意甚善而行之既久繁費漸多僅三百二百畝之家十年中迭支兩役欲產業不耗且破不可得矣大率今民

役糧長最重見年次之調劑之使重者減而輕則歷政具有條議存焉

萬曆三十五年光祿寺丞郡人徐公必達具題白糧利弊內開官解一款云差解各役惟解米非民不可若絹銀等差決宜官解但水脚寧過從厚即于條鞭內派徵蓋官代民解而民厚出水脚以供官與民兩得也疏下戶部覆今後北差除白糧外其絹價即付之總部府佐南差除糙白外其絹銀等差即付之管押縣佐又須度其道里酌其費用寧加厚水脚派徵通縣以官府代民解之若亦恤下之仁以合屬答官解之勞尤供上

之分矧所省之需索雜費不知其幾云々奉旨依擬行三十八年通行歛解事宜布政司為議立委官歛解類解錢糧以清弊蠹以省津貼事照得兩浙為東南財賦之區亦為奸滑積弊之藪然而浙西為甚嘉湖為尤甚白糧解戶重役惟嘉湖有之百姓已不堪累而又加以各項錢糧頭緒繁多故有一項之銀即有一項之解各縣俱于開徵之前編倉解戶其中鑽刺懸閃弊不勝窮及編倉既定徵完各項銀兩給批起解戶承領銀批到省勢必投歇彼歇家與吏胥內外相拊倚衙門為壟斷百計需求上納錢糧有打點使用之費投批掛號有

稽延盤纏之費甚至有積猾包攬併其銀而侵用之并其批而沉溺之種々弊端莫可究詰故近日嘉興海寧士民習見解戶之苦乃於解銀項下議增津貼付之官解然見所議津貼數多加派日繁民命日蹙幾不聊生本司承乏錢穀有激於衷爰陳一得之愚求以革弊端而甦民竊聞他省曾有類解之法今欲行之杭州等九郡有歛解之法今欲行之嘉湖蓋道路有遠近錢糧有繁簡不可執為一例也嘉湖錢糧最多弊孔亦最多且去省甚近舟楫往來甚便委官歛解每府不過數日可完假如各縣錢糧本司酌其緩急定為先後填簿分發

各縣徵收照限起解每於雙月初旬將徵完某項某項錢糧若干即填入格眼簿內逐款類報本司一面將錢傾銷足色成錠聽候本司委首領官一員即發所填簿收執順路挨次到各縣與縣正官當堂逐款照簿憑頒定法馬一、允明惟京庫銀兩照京庫法馬允准俱要足色足數逐錠用印印縣竹紙實糊銀上外用綿紙色裏用竹紙細條封口仍用縣印縣官親填職名花押各項銀數逐款開列總類一批給付委官回司投收本司止驗封收明該庫官攢無能高下其手委官亦止照封投納衙門各役可免措索之需至發解之日本司即以原

封給發其有零數者允找間或偶拆一封稱允若有短少責在該縣印官賠補如或印封損動而有虧欠者于委官名下追補收完之後本司徑差更赴院掛號挂完俟下次委官發縣附卷查盤如此則一批而可兼數十批一可免掛號銷號之煩一可免侵欺營運之弊一可免僉解貼解之苦不惟諸凡積蠹掃蕩無餘而目今縉紳耆老紛、條議俱可存而不論矣若杭州近在會城不必委官而溫處等府處浙上游本司委官往返動輒千里勢不可行其雙月類報錢糧及類批銷批一如前法但各府如期差一首領官歛收類解其允銀驗銀封

銀俱責成府首領官與縣官逐一仔細不可違錯責有所歸至於本司委官每次給應付一張以領文之日為始回衙之日為止計日給銀三錢供給到各縣於該縣備用銀內動支出日給府境各驛於廩給銀內動支每縣不得過兩日到省計日定限不得耽擱延滯其有錢糧應在府給發者即貯府庫應縣給者即貯縣庫不必解司止申批剗發其各縣原議津貼銀兩悉行裁革不得重科加派累害小民如此行之計通浙之省可得萬金其於革弊益民不無小補矣詳兩院如議通行

胡震亨曰官解之法善矣議者猶懼領解之官他日或以煩勞辭役有仁政不終之慮意惟有嚴核幫役之銀使帑不竭稍寬路費之額使人情樂趨庶幾法行可資久郡紳徐公必達有疏云藩臣吳用先行官解法省食各縣解戶甚多父老垂涕誦德但羨耗淨盡浙省竟作貧藩官貧吏書并貧人情貧久生他心且合計以圖變法矣必勅撫按著為定例而後可又云各縣空役貼銀必如海鹽初議配與解官及承役人對支為妥欲維法于不壞者公數言盡之矣

北運歷年條議

按北京白糧押運一役惟東南五郡有之吾邑糧僅四

千船止十蓬而大家巨室立破于是役者不知凡幾矣
萬曆三十五年郡紳徐公必達為光祿寺丞管理白糧
因上疏極陳其弊一曰軍前民後之徂說成二曰監兌供
億煩費三曰官戶難催四曰舡難催覓多索詐延挨五
曰水脚短少不時給六曰各關搜貨納稅稽留七曰風
濤漂沒八曰丁字沽剥船張家灣連運煩難九曰到京
露積最苦風雷偷盜十曰批文耽擱十一曰差解繁多
殷實不足並切中利病得 旨多所釐革今嘉湖巡道
方公應明嘗身董是役悉利弊尤深曰采公疏及前後
臺省疏附以己意為北運便民摠略頌六議屬邑期在

必行撮其大要于左

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疏曰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以
充軍儲有民運以給官府人皆知軍運之重不知民運
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運米四五百石民
運以一民亦運米四五百石軍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
知民運船則民自僱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為漕法
一呼百應人莫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
鄙俚衣服村賤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
無抑需求新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
擬工價并諸雜色使用在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少亦

君國和病書 卷十四 三
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閘一錢不煩洪夫閘夫共與挽拽
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錢五六錢所過
三洪五十餘閘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
慣造此船裝載白糧每僱船價及撐價夫價計不下二
百餘兩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婢每日供奉船
長及撐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即糧長身家
所係吞聲忍氣曲為順從勢不得不然也其最所畏
者軍運每凌虐民運有等豪惡之軍故將已船撞擦民
運之船民船板厚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即就蜂攢鴉擁
盡入民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苦之在途者縷々

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
可勝言者盡斯民筋力之資竭斯民愁嘆之氣米始就
倉困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
靖十年以後凡充是役未有不破家者近來東南流離
日衆逋負日多邑里蕭條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
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深慮也臣產東南親見此苦常
切痛心詢諸父老咸謂宜將白糧并入運軍順帶使民
出所有以益軍：出餘力以待民似無尔不可者但今
年限期已迫尚未敢輕議上 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
民運并入議單兼責之漕臣今各該叅政一体督同進

聞繼運叅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奸貪而洪閘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告以憑驚治伏乞 勅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各該衙門人役不得過為抑勒以濟民怨以生物議庶乎民困少甦民心歡趨而益以彰我 皇上惠養元元之初政矣

工科給事中歸子頤疏曰職維國之賦役莫重於東南而賦役之艱難莫重於民運民運之苦弊不在額外之有加益而在額內之有虧損救弊之方計不必議加以其本無而但當諒還所固有試舉其受累之甚大都有

三一曰水脚之侵沒二曰沿途之需詐三曰交納之留難請不避煩縷一具陳焉夫運糧之有水脚每船不下百金一無虧損似亦可以濟春辦之耗折長途之勞費交納之賠償獨柰何侵漁者衆也米未下舡而先行盤詰牌票百出索取千方船尚未募而妄為好胥吏口而談長令拱手而聽各官原有費額另納公堂使費銀兩各項原編銀復索轎夫修船工食既有總部協部之官已而添官押役廐長立而馬益墮原有儲運儲幫之役已而添設押幫役人多而羊益積且扛頭把持而水手任其催募攪紛紜而撐駕听其遲速蓋糧未行

而水脚已耗過半矣是水脚之侵廢不可不重加裁革也至如糧船之行往返六千餘里涉險數十餘處其間觸石驚濤之處擲風犯雨之危小民已不勝匍匐而皇店皇木之暴戾抑勒閼津開坝之阻遲留難快舡官座船之欺凌需索重至疊出不惟詐財且阻去路而早則起車遲則守凍耗費不資且州縣查驗矣又有淮安理刑之驗通州糧衙之驗何為者也况淮安之驗其少則罪之通州之驗其多又罪之少不可多不可為之民者安所逃罪乎若不於沿途一帶禁革使得于受害地方官處告明重懲以法民困何甦是沿途之多需詐

不可不重為議處也若夫交納之累尤有不可勝言者五經科道七經內官掛號三十二衙門亦云瑣矣煩矣而糧米入城先請使用初入倉庾各役先索常例官門者有錢把斛者有錢夫收糧用斛耳而有數銖粒于掌上者有選銖粒於盤中者選畢則每石而收之收重有罰收輕有罰總之各衙門之收米不一有每石費五錢者甚至有一二兩者况近時之新斛比國初之斛多有異同賠補甚難且遲留有罪違限有罪京中之罪未償而府州縣銷批之罪又至噫可歎也則交納之弊又不可不重為之裁革者也

浙江巡按方公大鎮疏曰臣嘗諮訪白糧解戶之苦大都二端其一在未解之前苦于水脚之侵分其二在既解之後苦於開津之多故水脚侵分之弊近在地方臣等力得而禁之而開津多故之弊遠在道路臣等口能言之力不能得而祛之臣召經知解戶細詢其狀則曰自南而北有澣豎開納科之稅有揚州鈔關驗契之稅有淮安工部糧開納鈔之稅有清江浦戶部納鈔之稅工部抽單之稅有徐州戶部報船口之稅普寧店之稅計每舡費銀七十餘兩而臨清一關尤甚焉此外又有新湖倒班催募短緯撐夫之苦有臺兒庄濟寧南旺袁

老口阻淺起剥之苦有河西務另催民船倍出水脚之苦有王家務遇凍貨房凍米搬運狼藉之苦有起車陸運倍出脚價并車夫偷盜之苦有德州河西務等處有臨清納鈔納公堂之稅有廣店之稅有工部之領磚之稅有丁字沽 皇店之稅巡檢司追納底載之稅皇店照票勒索之苦有軍船凌擠暑雨蒸拆之苦有交納內供用庫光祿寺保識多索使用及勒耗米之苦有交納祿米倉篩頭歇家長班挈椿掣解之苦有南北十五衙門批回投銷守候留難之苦計每船又費銀二百餘兩而催船催夫與席包索飯倉神福一切諸費又草

不與焉蓋白糧一船負富戶之虛名到處以為奇貨而漁獵之不厭在上在下不惟不體驗且加斲齧也此所謂遠在道路臣等口得而言之力不得而祛之者今若不察道路關津之弊為之區處而但於地方議津貼議造船喋不休是地方施之于糧解者日彌厚而糧解施之於道路關津者亦日弥多漏卮尾閭終無益於糧解之毫厘而牟食繭絲徒有損於地方之什伯矣何以起吳越之瘠於海中而衽席也

方公北運議曰或問曰役莫苦于北運身既親之矣可得歷而言與對曰北運之不先也始有所羈而不能

先也中有所阻抑而不敢先也前有畏避而不欲先也何謂之始有所羈而不能先夫運必資舟楫無水脚價則失其資矣今不請托則不得也不免支民間則不得也不啻求比限則不得也不鑽求放單則不得也不扣除公堂則不得也未涉江淮已為魚肉安得冬理舟米春濟東風之便乎是水脚價為北運之命脉最宜當官而見給糧時而早給破漏規而全給者也何謂中有所阻抑而不敢先白糧上供漕糧軍餉輕重自殊乃先漕後白強軍既逞橫江淮之上而上人更助漕沮白不買幫則不得行也打詐欺凌百疏而不一戢其最苦者

漕白糧相值遇險破舟而令白賠漕私詐未鑽求公斷
 私詐十餘金而不得公斷百餘金而莫誰何此竇一開
 則從來漕規一變是例授強軍以恐喝之柄也後之糧
 解將益喘息而不敢動矣第不知白糧破舟又將誰借
 以償其苦也不寧惟是淮上之游徒得賄緝盜未銷之
 批遍搜糧艘沿河刁棍怙村里烏合之衆恃強以禦糧
 行部官身親而目擊之非不執有三尺彼借口差委將
 解諸院道實繁有徒將發問該官有司又非所屬之吏
 也不過稍加督責否則惟聽飽其欲去矣即去已羈程
 数十里矣甚至閔閘之間止司啟閉商賈攸往一見糧

艘無禁而生禁必得重賄以導之行則覬奇貨而思居
 不啻市井無類之人也是處皆運北之強禦何如重
 部官之權俾得直陳軍丁強橫詐害之狀以為軍官殿
 最修兩臺考察之一端則軍官自為制以民糧分入軍
 幫可以一府之民糧合入軍幫亦可也至閔閘為擾
 彼自以官品償之若棍徒為梗則有司之不自戢其宇
 下也在兩臺一傳示而有司之禁自止由是運官更時
 其起居審其風波無急無急則衆役無險危之苦自無
 死亡之患也何謂前有所畏避而不欲先也苦莫過於
 守凍彼何敢後而忘其苦意必較守凍而又甚苦焉者

君國和病書
卷之四
二
矣蓋守凍臨濟每名打點不過五十金而一至河西天
津之間則內監以起居為例所費不貲每名非二百金
則百五十金也照顧不及挽和水土竊取米數且有連
車推入私室者矣且有搶奪近地而無人問之者矣且又
日逼月運不及其半而春融冰解數萬可旦暮至者矣
即部院布以寬政或車十之一或始議終免而一
聞起車之議則一番催促一番打點未幾而催促隨之
是以起車為虛名而吏書受寔利先至者首被害也何
如守凍遠者用五十金而不驚其心也且勿論往歲即
今之役議起車者數矣民之私用不知其幾而所車不

過二千石不識內府何以支其虛以待冰泮之際哉
似不如永裁起車之例以塞吏書口寔則各役無陸運
之費爭脫守凍之苦又何樂極：河上踰歲而不得至
也然愚又有說焉白糧之弊國家利於早各衙門吏書
利于遲則安受守凍之金故先至者非起車別無苦
之術矣甚至交納衙門及一切保識欲借先至之人
開爭端之例勢不得不倍加催促而使之遂所求也所
以然者何也彼皆視條陳為虛文徒指弊立法而事竣
之日無人據往議而按其寔信其賞必其罰是以小人
無忌指弊而弊在立法而法亡矣使誠能識糧解之苦

則人之踴躍而前未離本地所省已多然後往歲照有
司扣除水脚之數改造糧船如漕船式則不數年可造
輕舟數十白糧未有不早供公家之需而勿重煩廟堂
之議也

推收

萬曆三十九年知縣喬議 魚鱗冊乃原文之根其中
之號段賣者照此號而除買者照此號而收號內有分
收若干者俱照除註明有何差誤重造之弊自賣主或
寫號不明或記號差訛或此戶已收而彼戶未推或此
畝已推而彼畝未收或一號而兩至重收或兩號而誤

歸一號或有分收不為註明而一併除去或稅舊冊而
誤以傳訛又或有方收此甲復收彼甲頃刻而兩三轉
移者致使里長無處辦糧里書亦忘其原派大造差訛
良由於此今本縣照每畝原文冊籍利刷推收號票如一
畝天字一號起至幾百號止即照區畝多寡挨號填
寔推票印發里書每里照畝原文分發收田者應收某
號即與該書揭票此據以為除彼據以為收分收里書
也另寫一號票用私記合用印鈐於官票之上仍付區
總處掛號方准推收如此揭一票去一號矣烏有重收
之弊一推一收照號造冊焉有增減之弊此畝有推彼

音無收不准作除此音有收被圈無除不准作收有田
之人應收田畝毋論十號百號俱許揭票摠釘交与里
書立戶有何差訛其中如有方行新收入甲又復轉收
別區別音以希規避查出即行究里書問坐

鹽課

國初場有團又有灶丁，給涵地州蕩及工本鈔煎辦
商中買者輸芻票於邊赴場支鹽掣賣洪武初亦以四
百斤為一引後
及行改小引每引二百斤灶丁每歲辦小引鹽十六
引每大引給工本鈔一貫是歲給鈔八貫辦鹽三千六
百斤也時鈔八貫值米八石成化中分引目之半為折銀嘉靖中復
併改本色為折色鹽銀半解京濟邊半給商自赴場買

鹽運掣盡變納支本色之舊歲課日誦率又從有司責
辦鹽銀不盡出鹽場出民田色補十七八矣一曰帶徵
水鄉鹽折銀灶分濱海水鄉自正統中巡撫周公忱始
時鈔法不行工本無出曰分附場為濱灶令煎辦遠場
為水鄉灶令代出工本米後米不能辦則納折色鹽銀
銀又不能辦則改水鄉灶盡歸民授民役銀歸民糧帶
徵成化末都御史彭公韶議也是為民代水鄉灶輸鹽
銀之始一曰重徵水鄉蕩價民蕩認納銀水鄉蕩業歸
濱灶蕩價民糧帶徵矣後夏公百年而運司以壓欠商
價多奉院檄下縣問故時水鄉蕩屬縣否屬縣則宜增

稅縣未稔鹽往煤也謾以民蕩畝若干對曰槩加稅若

千一蕩價也民代輸者一民蕩代輸者又一萬曆三十

九年事也邑人侍御彭公嘗請之竟未豁兩浙鹽規載

年鹽院楊公崔徽文云萬曆三十九年前院集其奏清

丈各蕩陞科提補商價可為苦心但一時承委官奉行

未善未免一槩派加茲逢思詔推廣皇仁今院上

疏却覆量減一半凡重疊加派者自四十二年為始照

數減免云一本縣民蕩初派每畝一分六厘七毫今減

為八厘三毫八絲時揚公亦未悉此蕩為民蕩只照灶

蕩例減半若知為民今鹽利寔八縣官者益無幾而涵

蕩必釐正全豁去

地與蕩價灶丁佃之海上民坐享其入歲不下三四千

金有司欲問之則詭以灶困聳上聽不察其寔曲護之

不知民為灶困灶故未嘗困抑又不第無困已也蓋始

乎調停平乎偏瘠肥不可返鹽政之失實不能無追憾

於作法者已茲以國初迄今鹽政款列于後庶異時

釐政者有所稽焉

知縣樊維城議國初灶戶辦鹽官給涵地州蕩及工

本鈔米以為之資草蕩採薪有限全類鈔米每引一石

者足充牢盆費故所收鹽利為最多後鈔法壞工本無

出灶丁徒業者以涵地草蕩佃之人取息抵課而家于

水鄉稱水鄉灶其仍居海濱稱濱灶者僅餘三之一焉

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隨順人情免水
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灶廼米實難辦法

終不行迨彭公韶巡視直憐其困弛之為民水鄉盡得
落籍而應辦鹽餉則帶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
有二千三十金之加民代水鄉灶受累此時水鄉所遺
州蕩若即併歸濱灶猶可計草價以派鹽餉少損民田
帶徵之數乃官兩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趨集
至前任夏乃始議併給濱灶失之已晚又予之蕩而貫
之州價及將此一千八十金者帶徵於民糧渡以兩場
為惠不均更包補飽即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
千五百餘金而此外徭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
者復有五百五十金之多重叠包賠不一而足於是兩場課

銀盡皆民為灶出穀土為鹽田出海沙所辦者猶有
千金餘飽即直三百五十餉而已更以官吏工脚之
俸銀工食縣司所設之鹽課給賞計之所費又七百餘
金取以相當實入之利益復無幾竊謂 國家鹽策之
失筭無如此邑兩場甚也摠之一鈔法不行本絀無以
生息遂行權宜苟且之術貽累於民而無益于國 至
此今欲修復之亦求之 國初給灶之舊而可矣夫
國初所用給灶者非前所云工本鈔及滷地草蕩三者
耶工本鈔不易復滷地州蕩自在即滷地時有坍漲州
蕩之無虧損有壑闢者又在今兩場灶丁所謂受每丁

多者三十餘畝少者亦不下二十畝每畝佃各納草價五六分與灶丁其耕熟者分為上中下三則增派稅銀自三分至一分五厘解運司大約灶丁所得州價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瀆地之佃與人者又可得餘二三錢不止至問灶丁所給予運司者每丁稅額實不過二錢有奇而已而維責其煎办每年每丁須納鹽三千六百斤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州蕩給之工本米優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俱帶徵於民糧止責其納銀二三錢而已此即瀆地之人足以办之有何所困而必須優厚之也乃空擲此州蕩與之令歲

享草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於籌及相沿冒濫未裁乎抑驕司積胥滑吏欲留此以取分于灶戶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夫民為灶困田糧為鹽課出辦無論矣蕩固國家土地也草價固國家土地所產也不必鹽而收息有此理否即辦鹽而以一二兩之入輸一二錢之稅十而納一又有此理否民之田可令代徵灶之蕩胡不可加徵也灶之蕩可自佃之而收價蕩之價胡不可改之為稅如民田一例徵之以補鹽課以減本縣代徵之課也計兩場耕熟之蕩海砂可得三四萬畝飽即可得數千畝今分三則起稅解運司者不過千金若以民田稅銀

額論之尚可畝加銀五六分當得銀三千也其未墾者
畝可徵銀二三分兩場為畝九萬餘又可得銀二千餘
也今莫若盡以其蕩歸之有司將佃客姓名籍之於冊
一如編審里長之法荒熟各自為里畝多者為役頭畝
少者為甲戶立限徵銀解之運司除抵海砂課銀一千
有奇鮑即課銀三百有奇外尚多三千餘金則以一千
金抵本縣代納之蕩價以二千金抵本縣帶徵之水鄉
鹽銀綽然有餘民困可而國計可裕其兩場滷地尚
有一萬六千餘弓減佃價之半而徵之尚可得銀一千
六百則或歸場官收解或歸有司照前法徵銀亦無不

可摠之今日海上煎丁俱非真灶編排直捷徵銀自易
正不必令多人豫於其間恣其中飽而無益於國也
斯議也不知者以為創說而實非創也蘆漚已先行之
矣考之兩浙鹽規載萬曆四十二年蘆漚場灶趙志奎
等建議照蕩僉役毋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為
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僉差其貧
灶之有丁無產者盡免其役曰以其法入之渡命疏
中至今蘆漚稱便夫蘆漚亦海邑析之平湖者也三場
事体元同蘆漚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則於民
于國甚便於奸灶於鹽司胥役俱不便耳夫立法而欲

使小人稱便欲使小人無梗千古無有深於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為所撓阻斯得矣

戍海篇

倭亦名日本其國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地形分五畿七道三島即班固書所云會稽海外有東鯤人者是也其人魁頭斷髮跣足輕生好殺多狡謀喜為盜賊漢唐以來通貢中國未聞入犯後至宋沿海開市舶徑道益通元人丞之奸聞出入者寔多勾引漸廣於是患始興先是元至大中有倭泊慶元焚掠曩早兆矣而國家初平海內所殲滅群雄方若張皆在海上故部黨逋誅不能出

者則竄而之海島糾群倭入寇以故倭警之發乃在開

國時 高皇寔錄載洪武二年倭犯山東淮安明年犯

浙東福建其五年寇我澈浦殺掠人民而長老亦言洪

武四年有海民沈保童用竹筏載倭登掠海鹽事縣首

被倭患如此 上念區隅新奠海堦獨嬰蠱毒亟遣帥

巡禦又即家起信國公和相視並海要害築城置衛所

統官軍各占信地戍守其法甚備於是鹽之衛所始建

一曰海寧衛指揮使司在縣城內一曰澈浦守禦千戶

所在澈浦鎮一曰乍浦守禦千戶所在乍浦鎮今析屬

平湖二所隸衛 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以內隸于左軍

都督府有烽堠有寨凡五十有七聯布海岸南屬之海寧所北屬之金山衛境汛月各以軍五人守之瞭海洋之船火報聲息有戰船為大青為風共為八漿凡七十有二其五百料者以軍百人駕之汛月出海洋巡倭大汛二三四五月小汛九十月此五月風多從東北來倭入犯易也之三城鼎足稱重其後澣有小警旋就晏寧先臣鄭曉曰洪武末年海中方張諸逋賊壯者老弱者死以故沿海郡縣得休息謂此也永樂中益嚴守汛其七年有沈家門遠哨之議沈家門在定、海洋外舟山普陀間往倭人入貢每泊舡于此信國經理時因立水

寨防禦至是調衛所戰船協哨蓋欲聚重兵一處壯兩洲聲援然此山去東浙為近去西浙實千里而遙非本衛衝要必守之地洪熙元年巡撫浙江右布政使周幹請撤歸近海地各守信地宣德初行在兵部又以為言皆未果撤至正統間倭警作頻年寇大嵩寇桃渚且寇我乍浦者再 朝廷命侍郎焦公宏巡視海防因漸有厘改焉先是衛五所並在衛署至是以乍浦新中患所軍單弱奏調沒所移署乍浦城貼守其北十里梁庄堡地尤衝增拓為城以指揮一人統官軍戍焉徐泰曰浙地海蓋為要海蓋乍浦為要乍浦當西海口可泊往致寇國朝既設防禦所正統間倭夷登岸吏兵不能

支故復以後所協守至今海中梁而澈浦所亦調湖嚴
 庄等若歲必專官設備監往事也
 海寧三所軍遇汎協防添築二所城及縣城南北二瞭
 望臺併省烽墩與寨為三十七所其沈家門戍亦以其
 時撤回增設騎操馬一百五十四疋傳遞塘報在海岸
 設防而戰艦則減為小尖哨船二十備乍之西海口不
 復遠汎申飭雖詳事稍異開國時矣成弘而後海上
 久無事罷三所之戍澈者諸弁寢尚文雅絀言兵軍亦
 服四民籍者多尺籍虛大司馬譚公綸云自昔衛所空
 殷實者讀書求舉而外往納充吏丞其次賂官出在
 為商其次業藝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又或通同賣
 放回附近原籍歲准常例皆不振守無資弊皆
 皆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

坐此若逃亡故絕持其一節耳至嘉靖中海舡廢盡馬額亦減武備衰

耗已極而倭變適大作初國家仿宋元遺制開市舶

寧波嘉靖之三年因是有宋素卿宗設之閑既而單舶

司禁番船往來顧不能盡如禁率舶近舉私與內豪市

內豪更狡積漸賒負弗償諸奸商益讐憤起為賊勾倭

人沿海寇犯不休朝廷為設巡撫及總制大臣兼轄

浙直福督勅若朱公紉王公忬張公經李公天寵及胡

公宗憲先後來涖師而衛所軍不堪用則募民為兵用

之兵制因大變都督萬表云向來海上漁船出近洋打魚

勾引番舡紛往來海上各認所主承攬貨船載或
 五十艘或百餘艘成群合党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舡

浙江

脚船不可勝計在於沿海誘行劫掠日本倭奴借其強悍以為護翼福州破其巢穴焚其舟艦擒殺後被朱都御史遣將官領福兵去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許二部下管峴港築截許二逸去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往烈港漸柜素有沉机勇畧人多服之乃領其餘黨改往烈港漸次併殺同賊陳思盼碧溪徐先亮分領之因富強而海上自出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先亮分領之因富強而海上志益驕其後四散劫掠各通番之自陷黃岩屠近地之民趨之如城歇客之家貪其厚利任其堆積不相犯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及布官銀以厚利任其堆積不相犯人之打點刀鎗皮以製甲及布官銀以厚利任其堆積不相犯人之打點接濟而內地之人無非倭黨矣按陳曉吾學編日本考言海寇之起由於內豪賒欠其貨因而怨憤劫掠萬都督所云又起於有相防衛自相吞并遂盡先時浙有變為盜賊合觀兩說當時寇起之原始盡先時浙有把總四臨諸衛即選衛指揮克之至是分六總改 欽

依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重其權浙西者曰海寧總駐乍

浦海防類考云兩浙原有考選把總四員分為定臨觀一總松海昌一總金盤一總海寧一總嘉靖二十八

年分定海觀為二總昌松海昌國為二總共六總三十

六年以六把總事不重題奉 欽依以都指揮體統

行事始由朝授焉 先時設總督倭都指揮臨各總列

銜都司至是以都司權輕設總兵定海節制兩浙別設

叅將四奉 敕統領六總浙西者曰分守嘉湖叅將駐

縣城海防類考云洪武三十年設總督倭一員都指

五年以都設總兵官於定海改叅將於臨山共四叅分會

守統禦而定海總兵官於定海改叅將於臨山共四叅分會

嘉湖叅將三十五年改設專駐 先時有海道副司兼巡

兩浙已分設叅政理浙西至是復增設副司備兵杭嘉湖台其兵之區曰嘉興區用上承督府下鑿本區之總

叅駐郡城海防類考云巡視海道舊制以侍郎都御司領之洪武三十年後始領於按察副司嘉靖

初年駐省城遇汛巡歷全浙沿海地方三十二年駐台

倭變始添設杭嘉紹各府兵備而海道所轄止寧紹

區矣添設叅政事類考不載惟景泰舊志云正統七

年倭奴登乍浦初設布政司叅政一員奉敕專一提

督海道因設分司公署又錢徽集云正統間奏設藩叅

一員駐札鹽城理海防自劉瑾而陸兵則郡城設五營

單去而經理遂成必有據而陸兵則郡城設五營

縣城設二營乍浦二營澈浦一營合十營各五百餘

人拒守汛分派沿海循塘水兵郡城亦五營之人數同

陸營平時戡守郡城水而海上募福蒼船七十七艘兵

二千餘人立海鹽乍浦澈浦三關三摠戍守分兼出哨

羊許二山羊山至許山一朝許山至乍浦亦一朝倭來

至陳錢山合踪自陳錢至羊山渡占風分踪犯浙直故

羊許尤浙西門戶永樂時哨沈家門則已遠正統時撤

而泊乍之海岸則已近惟哨羊許於浙西海徑有合爾

海防類考各區戰船先年但於衛所食糧旗軍內選駕

海寧摠計二十隻後損者不修缺者不補嘉靖三十一

年倭變舡無可用海寧摠政募至其佗徵調客兵如杭

福船七十七隻寺官為給稅兵邳漳兵廣東山東兵狼山兵及橫江烏尾船兵往來

遊擊者不在前所設營哨數杭兵處州守銀坑之兵

益屢有戰功後敗沒却兵參將湯堯寬家丁也守城却

敵甚得其力時凡三百人漳兵參將盧鏗張鈇

部下皆有之倭中多漳人戰時兵有與賊通敗事者廣
 兵三十五年調至宿城外掠奸索食不減於賊廣西田州
 十四年嘗調至宿城外掠奸索食不減於賊廣西田州
 狼兵亦三十四年調至土婦瓦氏率之過益進搗金山
 賊失利而歸廣東烏尾橫江船較福船尤大三十五年
 調一有百八十艘分撥浙直海洋在前給稅海艦之外此
 外又有湖州水兵指揮徐行健所嘗考胡公用兵時故
 統有四百人然用之陸戰不可曉

籍歲費餉六十八萬有奇而嘉興七邑所增田畝額
 餉幾五萬掇括奇羨餉銀又不下二三萬並以充給本
 區增設兵則兵數之多可知已宋九德倭變事畧云時
分三厘沿海之惟時縣境大小戰不知凡幾砂腰新塘
民膏血幾盡

兩戰殺指揮三人滿朝馬呈千百戶七人王繼隆姜楫
相呂鳳孟家堰殺指揮一人全軍並覆楊臣康綏王
姚岑

寧波百戶宋應蘭並死于陣所北王橋之戰亦殺指揮
 兵士死者一千四百七十五人

一人徐行健又指揮姚衛城激浦再被攻類叅將湯

克寬令鄭茂指揮徐行健尉李茂力守得完而攻乍竟

破中人大半殲於浚諸賊以掠飽不得去誘之偽降

離解其党使自相縛以効功于是陳東葉麻紮徐海亦

燔王直受餌就阱諸主名賊帥及群倭相繼盡海上始

就寧胡公功實多然東南郡縣大抵皆殘我三城四郊

外民廬稀烟火欲斷矣嘉靖末以警息有銷兵之議始

汰兵備令巡道兼攝初稱抗嘉湖兵備今以嘉湖分巡

隆慶三年汰諸營郡城及衛所三盛合留兵五營又

浙江

汰海鹽澈浦二關水兵留乍浦一關居平泊守臨汛出
 哨且有抽選軍丁補兵之議四年巡撫谷公中虛始定
 嘉興區兵制曰陸兵凡一營五總中總守嘉興左後總
 守海鹽右總守澈浦前總守乍浦曰水兵一關凡四哨
 一哨羊山一哨許山一哨乍浦西海口一哨白塔港其
 哨守之規則每遇汛月各總遞移就遠以資防禦中
 總屯海鹽左總屯鹽之龍王塘前總屯梁庄後總屯乍
 浦城右總屯澈之南海口水哨兵遠出海洋各哨所占
 山畧南與臨觀海哨會北與直隸金山吳淞海哨會哨
 陸有籌哨水有符稽驗各有法而陸兵募兵一總軍兵

與民壯兵各二總水兵者舵募兵貼駕用軍兵時當事者
 以軍與民壯並先在食糧之額用以充抵民兵則兵數
 不虧餉數自減蓋於總叅新法中仍叅用軍伍存衛所
 初建意兵制有變而得其善者此也

海防類考云倭亂時兩浙名募陸兵

不下十萬餘續因減免餉銀議將水陸募兵漸次大減
 選取民壯弓兵軍兵抵用至隆慶四年督撫軍門谷題
 准各區水陸官兵內嘉興一營五總募兵一總民壯軍
 壯各二總海寧水兵留用民捕者舵募兵九百一十五
 名加添軍兵五百二十三名謂之貼駕軍是以餉數減
 除而兵數反加足數防守又王兵憲樵携李記曰自倭
 亂平三關改為四哨白塔港為一哨兵艦中軍把總哨官一
 人為第一層門戶為一哨兵艦中軍把總哨官一
 喇叭為第二層門戶為一哨兵艦中軍把總哨官一
 一層門戶為一哨兵艦中軍把總哨官一
 督領之據此則當時船方減為五十三艘數以備倭把總親

壯始於正統時後正德中每果額十人尋又定為每里
 一人初為力差嘉靖五年工食派秋糧中帶徵始有額
 籩會典隆慶四年題准浙江通省額設民壯除由者
 守各府州縣城池庫獄外其餘徵收工食挑選精壯之
 人設立隊伍聽各該提按都把總官與軍兵合營操練
 縣舊志隆慶三年以兵餉缺乏奉文議單民兵在
 於海寧衛并澈下七所軍兵挑選足數各提兵目海寧
 衛指揮統領哨官以各所百戶統領軍兵糧在於軍儲
 倉本折萬曆初水兵貼駕者復改用民兵僅存軍兵之
 半軍院方議革水哨軍兵一百八
 十名募民兵補之在萬曆二年時以倭警久息始裁
 五總中哨又裁白塔港哨船之半不數年金山見告海
 上復修舊所裁者多補又有乍浦地尤衝兵止一營為
 弱增設軍兵一總名左營而稱舊左總為中左營舊中
 總為標營汎時左營屯乍後營改屯龍王塘南標營自

守郡城聽調發移屯之規移變其黃道閑舊置澈浦閑
 處亦增設哨船以白塔港為中遊左哨此為中遊右哨
 而每遇汎期督撫軍白檄嘉湖兵巡道同分守叅將督
 發兵船出戍海洋督撫則間歲一親行焉陸兵練習每
 隊習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牌二人習狼筈四人習長
 鎗二人習鈎鏹短鎗暇時俱習弓弩臨敵鳥銃衝陣則
 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手護之弓弩鈎鏹鎗
 手衝陣則狼筈手護之長短必相間而進而火器尤利
 於用其各營百子銃鳥銃火藥火繩鉛彈噴筒及水哨
 發艇稅本區嘉靖中貢將軍銃佛郎機之類皆官
 銀造發各有成額所募福蒼等船皆官為給稅隆
 慶後改為官造官修官致侵尅弊多不堪經久萬曆二
 十五年議令各捕預領稅銀自造充為私船應免他弊
 定限三年燂洗四年輕修五六年重修七年拆造遇修
 造年分船兵照限放班稅改食兵糧扣省餘餉抵湊
 船稅今計各船每年每隻稅銀福船七十兩三錢四

浙
 江
 船稅今計各船每年每隻稅銀福船七十兩三錢四

分蒼船二一十四兩沙船內一寺二十五兩二
 兩小哨船一十二兩沙船內一寺二十五兩二
 一百二十銀內支給修造係各隊兵自造自
 扣省月糧銀為四層高大如山船有二層者
 稅按福中為使用風蒼山船有二層者相
 之沙船能調鎗使用風蒼山船有二層者相
 於沙船用之衝敵頗便而捷以喇唬底尖首尾
 如一旁有十槳破浪如飛尤便追逐哨探之用

崇德縣

崇邑田地相埒故田收僅足支民間八箇月之食其餘
 月類易米以供公私仰給惟蚕息是賴故蚕月最重凡
 借貸契券必期蚕畢相償即冬間官賦起徵數多不敢
 賣米以輸恐日後米價騰踊耳大率以米從當舖中質
 銀俟蠶畢加息取贖然當舖中持衡搭色輕重其間庚
 困狼籍一出入子錢外不止耗去加一矣以故民間
 輸納利蚕畢不利田熟也前徵追比之難有由然矣

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五

紹興府軍制

前明紹興府設三衛伍所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仍總轄於左軍都督府此宋禁例軍也而各衛所復有帶管及召募名也宋廂軍例也弓手領於巡檢司堰營土寨鮮焉規模與宋不相遠其軍始調自南北從征者繼乃抽台溫等處民四丁之一以充伍焉指揮郡將也千戶財營將百戶鎮撫隊將大務取防海居常則用以弭寇賊民既出食軍則守本業率妻孥戮力他無預矣承平久無所事軍江南諸省率用以轉漕捨刃持櫓浙雖有海備亦半漕焉憂國者或謂東南士卒罷於轉漕殆非

也余曩為職方主事嘗攝入衛班軍班軍數萬人自正德來俱作役司空度匠作日白金五分歲可省冬官六七十萬金若以還營則為隊而已矣入衛者習為工或不具兵器聞輸作則便聞營操乃顧不甚稱便也晉人有言曰巧於用短兵亦宜然故九邊軍亦大卒用輸作而揣其鋒於家丁築城垣治器械功灼灼矣廩糧月給不虛耳司空城旦猶司農篙師也何為罷乎衛軍既驕陣沒者又以死事錄功有司憚用之正德中王晉溪本兵乃起民兵之議今民壯快手捕盜等名色是也是尔相軍類也而沿海則多用義烏兵先是嘉靖中金衢北

郡有礦賊踰山抵義烏義烏鄉兵擊勝之斬數魁其技以長鎗鄉人私相傳稍得兵法自茲遠近競募南至閩廣北至薊城義烏兵故惡少子弟不習為畊則習為兵美食好衣以待募義烏人大患之而往昔兵法或乃廢不徒目皮於婺州也衛家說曰故者不挑補逃者不清勾軍政何賴然額糧固省矣今俗呼衛者曰軍而募者曰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借衛於兵壯軍乃復充兵其變勢也不以漕將何之乎石曼卿以建鄉兵顯名至或用之捍敵則笑曰此得吾麤也不若募散行者餘姚江南兵自惧食無適即却賊於後清橋謝生

軍敢勇五百人聲赫，四馳竟敗死衛人，與自衛異，雖精猶麤矣。况驅市人而戰者乎？故曰麤也。兵日增，軍日損，兵日驕，軍日懦，此無足患者。患異日之兵渡如軍耳。義烏之待募者可觀矣。途稍餉，裁遂有壬午二月之變。而汎時恐缺，需則每，以海艘傳羽書，令人耳目驚也。兵不戰不利，戰又下策，不忘戰之術，蓋難言哉。

嘉靖初，巡視海道副使駐省城，巡歷全浙海上。二十三年，移駐台州。二十七年，改駐寧波。三十年，後地方多事，分守叅議駐紹興，尋改副使，整飭兵備，稱兵巡道。隆慶二年，以海道兼理寧紹兵備，紹興仍以叅議分守。

先年浙江沿海原設總督，備倭都司一員，考選把總指揮四員，統轄衛所。而分守臨觀為一總。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定海總臨觀總全浙共六總。三十一年，添設叅將一員駐定海，分守寧紹等處。三十四年，賊破臨山，衛則添設總兵官一員駐臨山。三十五年，移總駐定海，而叅將駐臨山，專統陸兵。三十六年，六把總俱授以都指揮，統行事。隆慶二年，叅將改駐舟山，專統水兵。以定海遊兵把總調臨山，領陸兵。萬曆十二年，裁革陸兵把總，俱屬臨觀把總統轄駐臨山。

兵部尚書譚公綸昔為海道副使，嘗建議云：衛所官軍

既不能殺賊又不足自守往、歸罪於行伍空虛徒存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溫台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實者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搬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該伍放回附近原籍歲以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於補伍食糧則又為疲癯殘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整戰守無資弊皆生此至於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今可委賢能有司同該把總官往各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核城中

街巷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弱至於釜灶床鋪若干亦俱實開貼於大門上乃各委官持籍領各伍官旗沿街履戶逐一面詰該管官旗有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應幾可得十之七八於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食糧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果在營故絕無丁者將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戶精壯餘丁補伍至於充納吏承違例沒占者通行禁止

其賣放通出外行商業藝投兵搬演及隱容在籍收取
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
行勒限招回一体選補務使食糧者皆精銳之士無渡
以老弱充數不食糧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定守城如百
姓守城之例不得以無糧藉口該管守旗招徠補充至
五分以上即董行漿賞其有仍前縱容賣放者掌印及
諸伍官旗聽各巡道從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綁解
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
紛、請兵矣 自嘉靖三十一年以來兩浙召募陸兵
不下十萬近年漸次汰減選取民壯弓兵正軍抵用在

紹興募兵民壯軍兵各一總臨觀總留用民捕者舵兵
五百二十四名加添軍兵一百二十九名并原用軍兵
一百二十一名萬曆二年加復臨觀總兵民一百四十
三名今查總數不甚符合 倭亂之後民財竭矣減兵而選軍蓋
取足於正例原在食糧之額雖加至一石比之全給兵
餉者已省矣乃日久弊生正數逃亡餘兵實緣補役月
給之儲與民兵無異且強悍難制是以有復民之議
云

訓練之法臨觀一總水兵每春防汛畢六月中兵舡收港七
八兩月留舵稍 守船俱听把總督同哨官在定海

衛教場至九月初上船防遇小汛十一月中起至來
年正月止俱在定海開水塞同定海總三日一次訓練
臨山營陸兵每年汛期調發沿海防守聽把總督同衛
所官與寧波兵合營訓練汛畢回營遇三六九日臨山
把總自行訓練水兵長技軍火互用如賊船離遠則以
鳥銃百子銃發首為先賊舡逼近則以長鎗鏢箭籐牌
為便各派器械治守本境遇掣與陸兵齊操陸兵長技
長短相濟中哨三隊俱習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牌二
人習狼筈四人習長鎗二人習鈎鏹短鎗暇時俱習弓
弩如鳥銃衝陣則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手

護之弓弩鎗鏹手衝陣則狼筈手護之兵制之常經也
哨探之規各區官兵分撥小哨以喇唬網船輪流遠出
外洋往來哨邏仍與隣近兵船交相會哨烽堠撥軍瞭
望遇有警急通行飛報其出哨者撫臺有單汛兵皆會
哨取軍憲司仍刊刷哨符發各總照依派定處所給符
往來會哨交符俱填發日到日時刻汛畢簡核不許近
洋交單其沿海烽堆臺寨置兵循環哨籌每日南北各
遞發一籌彼此循環毋分雨夜逐墩遞送傳報有無聲
息責令陸路官置簿登記遞到籌號姓名日時每五日
類驛飛報各將領皆親督兵舡出洋哨探遇賊船經由

信地即從實飛報其處賊船幾隻大約賊有幾何傳報
 隣境分頭防禦應援即急督官兵相机夾剿其遠哨兵
 船見賊即報不拘定信地其虛張聲勢及望風輕報者
 覆實治罪若賊在洋搶擄而隱匿不報者處以軍法
 沿海漁稅永樂間以漁人引倭為患禁片帆寸板不許
 下海後以小民衣食所賴遂積寬禁嘉靖三十年後倭
 患起復禁革三十五年總督胡宗憲以海禁大嚴生理
 日促轉而從盜奏令漁船自備器械排甲互報無事為
 漁有警則調取同兵船兼布防守先是巡鹽御史董威
 題定漁舡各立一甲頭管束仍量船大小納稅給與由

帖方許買鹽於海捕魚所得鹽稅以十分為率五分起
 解運司五分存留該府聽候支用每年三月裏以黃魚
 生發之時各納稅銀許其結踪出洋捕魚至五月各令
 回港萬曆二年巡撫都御史方弘靜復題令編立踪網
 紀甲并立哨長管束不許換前落後仍撥兵舡數隻選
 慣海官員統領于漁船下網處巡邏遇賊即勦說者曰
 海民生理半年生計在田半年生計在海故稻不收者
 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其淡水門海洋乃產黃
 魚之淵藪也每年小滿前後正風汎之時兩浙漁船出
 海捕魚者動以千計其於風勢則便捷也器械則鋒利

也格閉則敢勇也驅而用之亦足以捍敵緝而稅之尤足以餽軍向乃疑其勾引而厲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潛逸而從盜矣故緝名以稽其出入領旗以辨其真偽納稅以徵其課程結踪以連其犄角而又抽取官兵以為之聲援不惟聽其自便為生且資其捍禦矣豈其取給於區區之稅以助軍具之萬一耶

說者曰勦倭之策海易陸難然水戰又以犁沉賊船為上計縛賊次之陸戰以摧鋒陷陣為上計斬獲次之惟重水戰之賞則賊不得登岸邊民不知有兵四境晏然矣此海防要策也

山陰 河橋西去府城三十里水汗漫多支流陂深堰曲難以屯兵利主不利客 三江閘北去府三十八里山會蕭賴此蓄水宜防守 古博嶺西南去府城四十五里與諸暨楓橋接壤 國初胡將軍大海克諸暨自茲路來戡越郡嘉靖三十三年倭夷擾山陰亦由楓橋進山間寇盜俱由此入境舊有楓橋巡檢司今基址尚在似宜復設 抱姑堰西去府城五十一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

會稽 曹娥埭東去府城九十二里江水湍急隔斷兩岸逼江而營利守不利戰 石堰東去府城二里諸水

之會可駐兵衛城 駐日嶺西南去府城八十里諸暨
界元末裘廷舉叙鄉兵處

蕭山 西興鎮西去縣城十里逼錢塘江險宋時有寨
新林鋪東去縣二十里宋時有寨 黃嶺嚴下貞女
三鎮西南去縣一百里唐劉漢宏嘗分兵據守錢鏐擊
破之

諸暨 長清西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閔 陽塘亦
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閔 湖頭鋪南去縣城五十里
元時有巡檢司 管界東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寨
五指岩西南去縣城六十五里國初李將軍文忠築新

城拒謝再興

餘姚 李家閘東南去縣城三十里是四明東門元時
有巡檢司 梁弄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人烟湊集亦一
巨鎮是四明西口 筓竹嶺西稍南去縣城三十里與
上虞接壤

上虞 梁湖西去縣城三十里是曹娥江東 百官渡

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亦鄰於江唐時舊縣址 麋家山

東南去縣城四十五里元時有巡檢司當三縣界地甚

僻 佛踪山西北去縣城四十里宋元有寨 智果店

東北去縣城十五里

嶼 清風嶺北去縣城四十里 白峰嶺西南去縣城
八十里唐宗有長樂寨元有巡檢司 三界北去縣城
六十里

新昌 黃罕嶺北去縣城五十里其地形可入而難出
唐王式敗裘甫於此 三溪渡西去縣城十二里唐裘
甫敗三將處 閔嶺東去縣城七十里接天台界以上
皆內地宜設備者也

三江所不濱於海地勢稍緩然去省城八十里海上有
警烽火於此通焉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攻城我兵
敵退

臨山衛坐當要衝東接三山西抵瀝海嘉靖三十二年
倭賊攻陷

瀝海所東衝臨山西捍黃家堰

三山所界于臨觀之間東西策應

觀海衛三山為右翼龍山為左翼居中節制應援地屬
慈谿而轄於紹興犬牙勢也不欲以全險與寧波也

龍山所北對金山蘓州大洋東對烈港

伏龍山獨臨海際去所僅十里乃賊舡往來必由之路
臨觀一摠之咽喉也封守慎固省城安枕而卧矣地屬
定海嘉靖三十四五年間倭賊來登犯

金家嶼丘家洋連界東對烈港海洋北望洋山三姑大
洋嘉靖三十六年倭泊盤據月餘為我兵所捷若突腹
裏由雁門嶺鳳浦湖一帶至慈谿縣直抵寧波府極為
險要今汛期撥標兵分哨若漁船下海捕魚則輪撥臨
觀兵船一枝繫泊澣渤海洋盤詰奸細

關四三江所一曰大開關 觀海衛三曰文亭曰長溪
曰柱湖

隘六臨山衛三曰泗門曰烏盆曰化龍 三山所一曰
眉山 瀝海所二曰施湖曰四滙舊以二處海水衝激
夷船易泊時立寨委官一員旗軍五十名守之今廢

敵臺四三江所一曰蒙池山 臨山衛一曰羅家山

瀝海所一曰西海塘龍山所一曰龍山

烽墩二十七三江所六曰航鳥山曰馬鞍山曰烏烽山

曰宋家湊曰周家墩曰桑盆 臨山衛九曰趙舉曰烏

盆曰庙前曰荷花池曰方家路曰道塘曰周家路曰四

門曰夏蓋山 瀝海所三曰槎浦曰胡家池曰槌樹

三山所八曰歷山曰眉山曰徐家路曰撮明山曰勝山

曰蔡山曰吳山曰澣山 觀海衛六曰向頭曰瓜誓曰

四隴山曰新浦曰古窰曰西隴尾 龍山所五曰龍頭

曰龍尾曰石塘曰青溪曰施公山

寨一蕭山縣曰龕山寨扼錢塘江下流寔郡西臂嘉靖三十六年賊登犯三十四年復殲賊於此彼時嘗置寨焉有委官一員軍一百名守之今裁革

廠一曰礦山廠以上皆海岸宜設備者也

港七曰三江港 臨山港 泗門港 勝山港 古窰

港 烈港並見武備志 清溪港由此可入金家壩

浦四曰金塾浦為定海慈谿相界之地北連大海西連

伏龍山賊船由東北來必於此繫泊嘉靖三十八年賊

登犯 煙浦見武備志 松浦在古窰東 堰浦在古窰西

門二曰蛟門直觀海衛 蟹子門直蕭山縣

口一曰獅子口直龕山寨

嘴一曰西匯嘴在黃家墟嘉靖三十二年賊登犯

淩一曰宋家淩在三港東嘉靖三十五年賊登犯

海中山六曰西霍山 黃山 勝山 長橫山 扁樵

山 毬山

礁 曰笏材礁 柴排礁

石一曰平石以上皆海港及海洋宜設備者也

浙江沿海先年原有戰船五首四十八隻內有四百科

用軍一 二百科 用軍七 八櫓風快銅斗高把稍十槳用

名五十 風快 用軍二 等項名色俱于衛所食糧旗軍內選

駕復回駕哨不便損缺不修補嘉靖三十一年來臨觀改

募倉山平底船一百二隻嘉靖三十五年又調廣東

烏尾橫江大舡一百八十隻分撥浙直海洋哨禦後臨

觀總又議定福蒼沙魚叭喇號舡二十八隻

造給稅福船以鈔尺自面梁為界每尺稅銀一分

船梁頭一丈以上者十二兩八錢五分

一銀三十六兩五錢并臨觀二衛軍額徵民六戰船

稅銀湊給傳文舊例三年小修六年重修九年拆造今改

為一年二年燂洗三年輕修四年重脩五年拆造

防每年出海防遇大汛不准借稅俱行府量借稅銀三十

兩重借稅限四沙漁日量借稅銀五十五兩輕脩限三十

沙漁船借稅一兩五錢并臨觀二衛軍額徵民六戰船

叭喇號借稅與年給稅銀三兩五錢

內將舵工暫改支給兵糧幫工拆造福舡與幫工民銀

兵三名軍兵五名蒼漁舡各民兵四名軍兵二名沙舡

兵原無軍兵貼駕止准民捕盜者民隊長兵薪水俱行

餘兵俱行住支重修輕修止准捕盜者民隊長兵薪水俱行

捕兵口糧截日住支舡完出水說者曰探哨莫便於力

開支通限正月十五日齊完

舡衝犁必資於樓艦福舡形勢巍峨望若丘山建大將

之旗鼓風行翰海撲賊艇如鷹鷂此海防第一法也然

浙江

而轉折艱難非順風潮莫動或造作脆薄又苦颶浪難
支惟利深洋耳若小哨叭喇唬之類則追勦便捷易於
趨利故好事材官遂為小哨當增大舡當減且云于料
作為省豈知小船止利於零賊之追捕而不利於大舉
之仰攻豈可因噎廢食耶

水利

八邑自嵎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為水庫農夫望之為
命盛夏時爭水或至閉相殺然上下歷代則田日增湖
日損至今侵湖者猶曰未已地狹人稠固其勢也邇來
丈田之議起湖中熟田率多起科鄉民者云湖中不宜
有田有田妨水利起科非便而或者又謂不起科止損
縣官糧田固在近湖應蔭田亦不緣遂患旱家為一說
莫知然否總之湖為遠利今侵者雖莫能禁然要為干
法若以起科名之則田湖者乃為公家增賦豪戶競爭
先矣舊侵者斟酌半存之嚴禁將來因時為陣亦中策

也水自溪入湖洩於河注于江達于海防其汎濫則堤塘堰壩時其啟閉則開水門分引水則磡灌田通舟魚蝦菱芡利害盡矣

海塘最長而工力大起蕭山之長山抵餘姚之上林接慈谿至定海逶迤五百餘里中更七縣而五為紹興境蕭山北海塘在縣東北新林白鶴兩鋪之間長二十里西自長山之尾東接龕山之首為海水出沒之衝山陰浚海塘在府城北四十里亘清風安昌兩鄉會稽海塘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東自曹娥上虞界西抵宋家淩山陰界延亘百餘里以蓄水溉田後海塘在府城

東北八十里周延德鄉慕風鎮凡三千七百一十一丈上虞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餘姚海塘在縣北四十里縣之北壤東起上林西盡蘭風七鄉十八都蕭山西江塘在縣西南三十里邑之盡處也塘外為富陽江受江衢嚴徽四府之水其上源高勢若建瓴蕭山在其下流獨賴此一帶之塘捍之自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褚家坎南北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四都而至龕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北海

君國和... 卷八十五
塘皆沿浙江為之 邑人黃九皋書

山陰縣

越之地南盤山谷而高北抵滄海而下高者水之所出

總其派蓋有三十六源焉下者水之所歸故海為越水

之壑也宋以前鏡湖渚三十六源之水多則泄民田

之水入於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湖水由堰閘

達於玉山斗門在果東北三十三里唐貞元年觀察使皇甫政建閘計八門北五門隸山陰

南三門屬會稽泄三縣之水出三江入巨海地力盡而歲事登旱潦不能使

之病此古山陰之水利也自後鏡湖廢為田源既漫流

水無所瀦兼以浣江之水灌於西江浣江在諸暨與東陽義烏浦江之水

合流入西小江山陰遂成巨浸時遇霪潦水勢泛溢推

一玉山斗門不能盡泄知府琥及知縣煥雖建扁拖諸

閘以濟之扁拖閘在鼎北三十三里小江之北其閘有五

正德六年張煥所建有郡推官蔣誼及尚書王鑑之所

田千萬頃御史出守茲土深恤民患以為小江決不可復

開積堰決不可再築故于山陰新灶拓林各置一閘以

洩江南之水又於扁地甲蓬各置一閘以洩江北之水

麻溪之水而後山陰新河各置一閘以洩而三縣之

田而負海四鄉之田視水之盈縮以為山陰附郡之邑面

泰和張侯主奎出宰吾邑謂農事莫重於水利恒切究

心巨三邑之水皆宗于王山扁拖二閘旱則儲之以資

灌溉潦則決之以防浸淫然環郡之地巨數百里溪壑

暴漲二閘豈能速退故於湮淪之區倚玉山為固增置

水閘以分泄玉山斗門之水則三江至柘林之患可除

矣復于扁拖故閘左右增置斗門六洞以泄小江南北

暴漲而三邑居民而猶未能分殺其暴漲也乃為決塘

亦可均受其利矣而猶未能分殺其暴漲也乃為決塘

之計塘決而狂湍迅湧勢不得不驟涸然後苦疫民以

築塞功未成而患旱乾矣水之為患非不可去也患去

之無其方耳今之言者罔不以水利為建明然圖其功

而過于鑿水利雖不言可也善慮者亦行其所無事而

已今積堰既決諸暨之水已無所患堰既崩金華諸水

知府彭頤所建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

白馬閘廢不用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上淺
溪曰餘支溪曰白龍溪曰南池溪曰蘭亭溪曰離渚溪
曰芝溪曰虞溪曰白石溪曰道樹溪曰大梅溪曰巧溪
曰麻溪曰帝子溪皆水源也水之以河名者為運河為

城河為府河多為市民填佔窄狹嘉靖三年知府南大

去為鄉郡諸河皆水道也水之以湖名者曰青田湖曰

狹糝湖曰芝塘湖曰瓜渚湖曰黃湖曰牛頭湖曰黃垞

湖曰白水湖曰感聖湖曰秋湖皆水澤也水源必決之

使達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諸水澤宜查浚舊額今圩人

杜侵填廣停蓄以資灌溉焉若今王江之應宿閘則所

以為蓄泄之計者至矣江山開去縣東北三十八里三

百餘丈蓋海門山磧地當尾閭為三邑之水口萬川會流

泄之易如建瓴嘉靖十六年知府湯紹恩於是建為水

澗築土塘開新河經理咸備侍郎陶諧記曰紹興屬邑

最下若於潦守此者嘗設玉山區施兩閘以泄之潦甚

則暫決海塘以疏之然兩閘口狹甚水至此則却行汎

浸數百里決海塘則激湍猛悍並大為田患嘉靖丙申

西蜀湯公紹恩來守郡憫之求所以制水者乃走海口

曰三江者相度之得海口山首尾相延數十丈間有石

橫亘如角公乃馳歸謀于僚屬即白于御史周公汝員

既得可乃擇幹民百餘人以長之役丁夫數千人輦巨

石與山甬石相牝牡以檻以林粥灰上繼橫梁駕之

中槽以複板為洞二十有八其長望首尾之山石刺水

則以準其北接以土堤數十丈始若淖莫測先石刺水

用茵蕞發北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其長數百丈廣四

十丈有奇闢始于丙申七月六易朔而成其費銀凡六

塘始有奇賦于三月五易朔而成其費銀數視開役丁亦

郡國利病書

卷八十五

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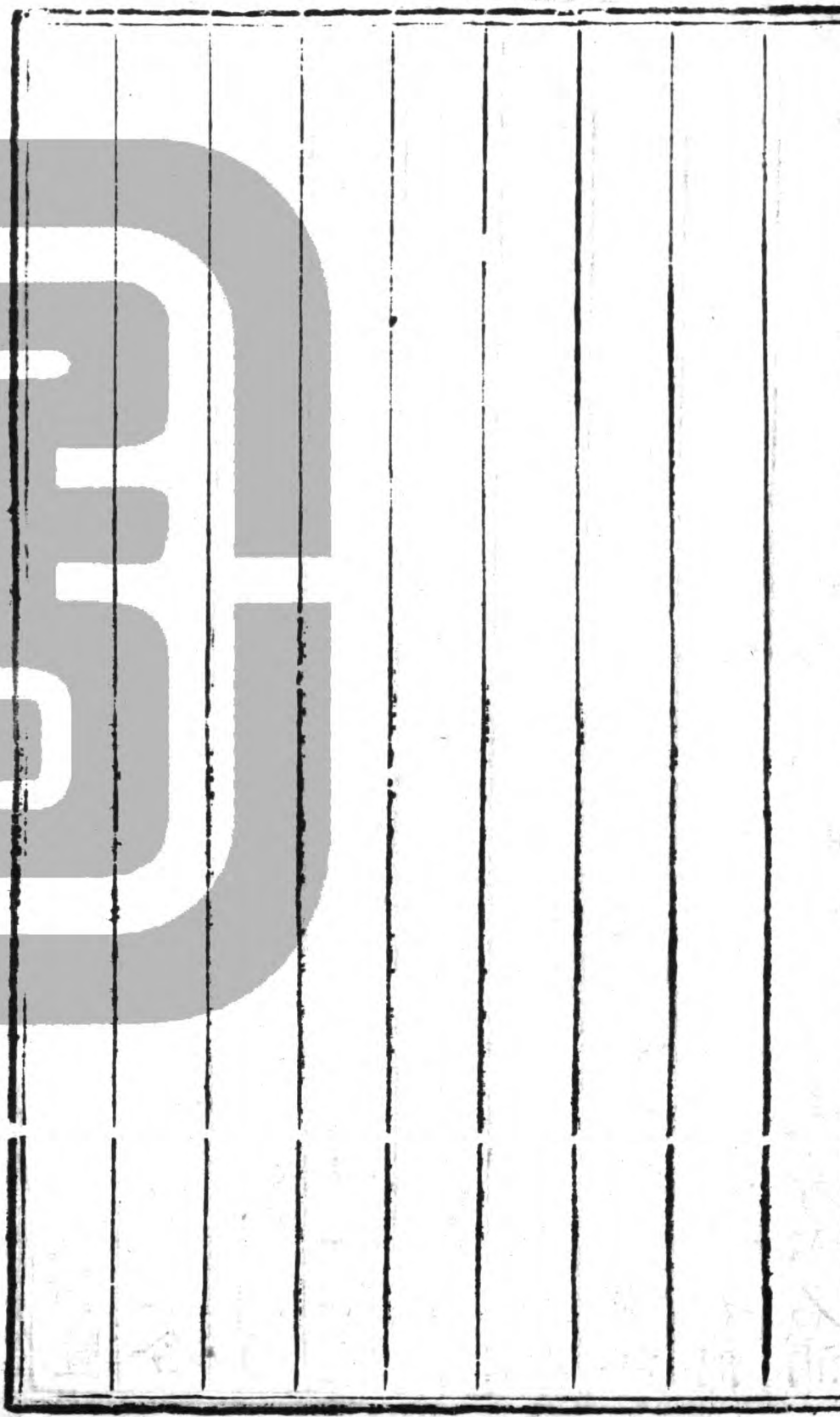
七

高築則障民田通行旅固不可弗之繕治其後海塘去
北四十里宋嘉定間太守趙彥俊築起湯灣迄於王家
浦共六千一百六十八丈甃以石者三之一是塘實濱大
海怒濤巨浪晝衝夜激若修 則所以禦風濤捍潮汐民
繕不時則田廬之為漂沒矣 之免於魚鱉者胥此也時省而甃築不廢非海邑之大
 防乎夫鏡湖不可復矣講是三者蓋不必鏡湖而利甚
 博也予為邦土計叙其簡且要者著於篇俾言水利者
 緣舊而為功勿徒紛擾云爾

嘉泰志辨鄞道元証浦陽江之誤 捕按上虞縣志曹
 娥江始名寔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來十道志婺
 州浦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

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為錢清江鄞所謂遙諸暨
 與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浙江合
 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嵯岺始寧門乃
 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鄞所謂東回北轉運
 剡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
 為賊又自為註不應有誤惠連謂昨發今宿若錢清似
 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江
 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
 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謂當時曹娥名未著亦名浦
 陽似是鄙說亦未甚抵牾但身則實未至浙東祇據籍

樂括不免稍有淆錯耳



宋會稽志

築城之法城身高四丈城濶五丈上斂二

丈若城身高三丈五尺則址濶四丈三尺七寸上斂一

丈七尺城外築瓮城去大城十五步瓮城圍一面包城

寺數相瓮城外鑿壕去大城三十步上施釣橋凡為三壕

第一重濶二十步深二丈水深四尺至七尺第二第三

重遞減五尺壕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五步高八尺

址濶五尺止斂二尺自上三尺開箭牕外至濠垠亩一

步埋設鹿角大城上每三十步置馬面敵樓各一座女

牆相去各十步凡樓櫓之法曰垂鍾版曰拐子木曰伏

兔子曰手把腰福曰鷹架曰踏空版曰收桂板曰護柱

版曰胡孫柱曰鄣水版曰馬面曰梯曰馬垠踏道曰蛾眉軌踏曰苞曰草椽曰牛革曰氈曰大小索曰鍊雁鉤此其名數之大略也並塞控扼之地人習知故其築城也易為力而堅緻可守內地既非臨邊又郡邑安固無寇盜之虞者久雖興版築或出草創故略書梗槩欲在官者知成城之不可忽如此

邵武志 凡築城大約隔兩箭路即築方臺出城之外而建樓其上俾三面發矢以敵攻城者故名敵樓亦名箭樓

會稽縣

山陰量山法山有高危險峻尖峰平岡凸凹深灣遠塢一槩量冒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連年將山分作金木水火土五形明立五般算法則行算無差弓步可核如金形山法當三不等量箕木形山法當橫直大量水形山中廣幾處火形山一直量至山峰橫量山脚折箕積寔見數土形山或量中廣或分三段半月形量箕或四不等亦可一灣一塢統作一號者內分一側一面一隴查點形式分量逐段填寫弓步一號之內大約凸凹者務要中廣方得寔數。又耆民趙德仁

等呈內云量山不比量田俱是斜尖凹凸不等號大則弊多號小則弊少凡百畝以上定有墜隴不能盡量入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三橫法量搜弊殆盡今呈數法迄今逃年量山每號就註某山名某形某以其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撞易知山如缸形者內有灣曲蛇形者中起高隴如兩傍牽量便是作弊必須當心直量中濶處橫量以梭形準之方為無弊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為一丁故山常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核諺曰呼山唱水言但目力具大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

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鑑實始丈田因并及山沿海老人某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畝為一丁實則未經覆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照丁派山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幾加二倍而山之不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減十四邑人李本移書為陳核法且請復輕賦如舊而進思以擢去莊國楨繼之亦將履山隱山者不利其履競以難阻時本已沒會有時書州以白者國楨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丁而缺額則每畝槩增以取盈者雖未盡核徵未盡均然準丁一

事民頗便之于時山陰知縣楊家相亦量山陰山其缺數亦以其地及償焉諸邑無量者

馬克相云會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東北在昔與海潮相通泮瀉不節民受其病自漢馬臻築鏡湖以受諸山之水沿隄置斗門堰以時啓閉水少則洩湖之水以灌田水多則開湖洩田之水以入於海九萬膏腴咸沐其利厥後增築海塘閘玉山陡門而湖之隄漸廢宋時雖有復湖之議而今則有不必然者矣何則會稽支分派別之水其源數十其橫而受水者則曰運河焉自鵝鼻山逶迤東北出入千巖萬壑中而流者曰平水北會

西湖謝湖周湖北湖鑄浦上灶諸水經若耶樵風淫而分為雙溪西會羽池通鴨塞港抵城隍而入於官河遂由弔橋梅龍堰而東會浪港經大湖頭剡舡港而入於官河遂由石堰而下又源出寶山者曰御河北流會鰻池西折通洞浦入官河而為獨樹洋遂由董家舉部二堰而下又源出諸葛山曰青塘等溪西入盧家蕩南接富盛溪北流入官河為茅洋為白塔洋遂由樊江茅洋政平陶家瓜山五堰而下又源出白木崗曰儉塘溪會謝憇康家泉湖西澍等湖出於淫入於河遂由夏家黃家彭家三堰而下再東為東閔河有白米堰東流為

曹娥南折為蒿瀝俱舊有斗門遺址尚存也凡諸河道縱橫一皆鏡湖遺跡而諸堰下法玉山斗門以入於海由是觀之田之沿山者受浸于泉源而其濱海者取給于支流既獲其租又免其患而利而兼收者寔賴後海塘以為之蓄洩也是以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無鏡湖則海塘不可不修然又有可慮者蓋浦陽暨陽諸湖之水俱入暨陽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勢回環不能直銳遂踰漁浦流住錢清江北出白馬寺閘以入于海迄今閘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溢則必東注而以會稽為壑雖有玉山斗門不足以洩

橫流之勢每於瀉口曹娥賀盤黃州瀝直落施寺處開掘塘缺雖得少舒一時之急而即欲修補以備潴蓄則又難為工矣是以不免恒有旱乾之虞為今之計莫若浚諸河渠而使之深則可潴蓄而不患於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修堰閘而使之多則可散泄水勢而不患於潦舊令曾公亮之迹可渡也又修築海塘而使之完且濶則可捍禦風潮而不患於泛溢近歲知縣王教土塘榆柳之議不可易也三事既舉黎民尚亦有利哉若夫縣之東北有湖曰賀家周圍數鄉雖曰魚蟹菱蘆其利頗博但地勢最下非若昔之鏡湖水高于田

則今固不能使此湖之水倒行而逆流也又有縣之東南沿舜溪兩岸而田雖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蓄者曰珠曰拾曰湯曰長曰嬉曰石浦曰舒屈曰招曰丁家福曰鵝鳩曰瀝上曰瀝下曰白蕩曰洗馬寺湖惟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田皆可獲矣此皆在所必講者也

金階云按諸鄉之田

一都至二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凡二十二都

其地卑其泥淖其水鍾叙不患其不蓄而患其所以洩之者有弗時也山鄉之田二十一都至三十都凡八都其地高其土砂磔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者有弗豫也山鄉東南又有范洋之湖二十四都為象山之壑淫雨決旬洪

水泛溢所謂內漲也內漲不泄遂成積患故漲於內者求所以泄之而已諸鄉東北又有纂風之鎮三十都為大海之濱颶風時作巨濤噬汰所謂水漲也水漲不防遂成坍江故漲於外者求所以防之而已一縣之水其利害大略如此今之志水利者不究其源而徒泥其迹於利所在與害所在漫不加省抑惑矣况河道縱橫錯雜其名瑣屑又不能具載今姑求其源溯其流以志其水道所經俾守茲土者得考其利害而為之興革云爾

會稽縣

兩浙運司三十五場灶丁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
 歲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
 觔二兩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
 邊各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每鎮萬人論之
 千為主三千為客而鎮臺召商中納如滿千引必派七
 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險遠引輸銀三錢其他
 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
 兩又分而三之中取二分買米一分買州豆寔之邊倉
 以給主兵而商則賣引到場挨次守支常股之鹽尚餘

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目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召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糧給兵如前而賣引到場得起次先支蓋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行如商引各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許通融復不許更煮又或鹽積而商久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久不出則病商於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灶丁與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議徵銀灶丁引三錢三分七厘總輸於運司商至引給銀二錢一分八厘隨得返邊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貿徵浙內商令內商得以自貿灶鹽初法盡改矣

浙江通志

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往論及水利余進而問之其言曰自禹功告成於會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越人濱江者猶居島中田于沙上是時立國於山南生聚未繁自越范蠡北徙城於卧龍山麓漢馬臻築塘于城南受千巖萬壑之水積以成湖曰鑑湖通二十餘堰慎蓄泄節旱澇灌田九十餘頃遂使沙莽化為膏腴時尚未有後海北塘故鑑湖塘堰不可廢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於北塘之南塘之北者在會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俞林大板蕩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

三大湖一曰青田一曰瓜滋一曰狹植在蕭山有一大湖曰湘湖灌田共數十萬頃柰何滄桑變易而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郡十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洩溪七十二湖之流會於沙際齟齬不得入海時或雨山水因而震怒旁溢攻潰隄塘遂以蕭山、陰會稽為壑兼之後海風潮忽作若三日不退則生靈魚鱉且又往時之運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東自曹娥循湖塘經城南至西興在江海上者宋都錢塘時凡閩廣漕運入錢塘者必經紹興北海上凡塘下泊處輒成中市今皆廢矣前人謂西江古道

當通鑑湖舊浸當開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漲沙增高堤防疏築溝洞開壩通閘斯民庶乎其無旱澇之虞矣余謂之曰世有神禹則天下無龍門不然開江固難決沙亦不易也有長民之責者可不隨時相度以為之所哉

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但滄桑變易而漲沙葑泥日漸增長民遂因以為田自是爭訟日繁而寧紹為甚有司知任侗故事只欲廢田為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也况湖亦未必盡可為田也其稍底處所就責限為田得利之人浸去泥沙築成河

道俾之通流稍有淤淺即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
兩利俱存矣

上虞縣

萬曆元年鄉民王茂貞上奏得旨下工部咨移兩臺
行會稽知縣楊維新上虞知縣林廷植會勘得三湖創
自漢唐瀦水灌田實五鄉民利祇因各湖高阜處所原
有額田小民因將近田湖地屢次佔種各經奏勘立碑
禁革豪民仍復侵佔至嘉靖三十九年有民徐應元等
欲田為實業呈蒙軍門都御史胡批府行縣勘明不准
但所佔前田尚未吐出至嘉靖四十一年蒙遇丈量該
本府通判林仰成即作原田丈出多數入冊糧差訖丈
量之後各民復佔成田太多且地勢漸低必洩水方可

佈種因大開孔堰等閘以致湖水少蓄灌溉無資一遇旱魃五鄉遂致啼飢及今不禁則侵佔之漸猶不可止而五鄉之害猶不可言所以王茂貞等有今日之奏相應查照原額盡行革復但念前田承業既久糧差已定卒欲更復不無動衆之患議將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佔種者仍舊管業置立疆界分別湖田三十九年以後佔種議令復退為湖以後凡有仍前冒佔者無論多寡比依強佔官民山蕩湖泊問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決者比依盜決河防毀壞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問發充軍事例遵行上虞縣查照原議

築塞孔堰閘修理小穴等閘每閘設閘夫二名湖東湖西老人二名以司啟閉會稽海閘仍舊為便不許遷移倘將改正過緣由刻立碑石以垂永久萬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可

知縣楊為棟勘議

查得上妃白馬二湖自東漢有之後因溉田不足唐民居五鄉者割田為夏蓋湖形上妃高與夏蓋埒接諸山澗之水由穰草堰入於夏蓋湖白馬比夏蓋略低則築孔堰接山澗之水由石堰入於夏蓋湖而夏蓋則總納二湖之流傍通三十六海閘疏派于各鄉灌田十三

萬有奇當一邑之半譬之人身以上妃白馬為咽喉夏
蓋為心腹昔曾勒之碑石云佔湖一畝妨水利一十六
畝七分祇緣湖濱高阜處有額田而得田家遂倚田侵
佔然猶未敢公然無忌也至嘉靖四十一年署縣林判
府丈田缺額而佔田者乘機入冊中為廢湖之張本雖
經王茂忠具奏忠作貞奉旨行委會上二縣知縣勘議
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以後者悉剷復為湖其孔
堰則堅築之使無洩也已復詳奏復至萬曆九年又經
丈量即三十九年以後續佔者且混入冊矣至萬曆十
三年朱知縣設復西溪湖剷去民田給帖撥補而奸民

移立改換借號影射悉行侵佔且於春水溢則開孔堰
排已之侵溢以便東作夏水涸則盜決石堰反利人之
瀦蓄以贍灌溉是上妃白馬獨有利無害而夏蓋湖不
惟無水之源頭昔也由喉注腹今則由腹而逆出於喉
屢經荒旱者蓋以此而權其利害有兩議焉查得茂貞
奏復抄招三湖額田共二千五百六十畝九分即將三
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止田九百四十一畝連前不過
三千五百餘畝今據白馬湖居民稱額田柒千餘上妃
稱額田三千餘况有夏蓋未查除前三千五百外盡皆
續佔但原卷已燬幸有四十一年魚鱗圖及林通判丈

量十二格冊可考也欲為久遠之計合照萬曆四年之議將原額田并三十九年以前入冊者及未知縣撥補西溪湖田四百九十餘畝查出某湖若干分別丈量許其為田今得田之家自築高隄用防水潦以外悉退為湖此一議大有益于五鄉十三萬之田而頗不利於兩湖數千畝久假不歸之田非卓有主持排羣訟者則不能行其孔堰照今所勘水勢自橋板量下低至三尺八寸積水以此為準則白馬不但額田無妨即續佔者亦與田低平也寧至淹沒上妃湖猶無碍合將閘改溜水石壩舊閘廣止六尺門以直而瀉今增一丈二尺以橫而

瀉逢有餘則自洩止平日則常豬矣其三十六溝易洩去處如朱家灘亦宜改為平水石壩洩其汎濫固其停蓄如前制其長壩謝家塘係土築而未免拖舡宜改築以石其陸家濇河清溝其土薄也漁者易於盜決宜令得利民脩閘四丈餘則夏蓋即不能寔受三湖七十二澗之水苟非大旱亦可無患白馬佔田之民猶以苦水為碎不知壩之取準於田低則斷無沒田之理至妄訴民為魚鱉今勘民居住址去額田高甚豈復有寺窪田者耶則改溜水石壩之議所宜亟行矣此一議則大有利於上妃白馬而小不利于夏蓋不必搔動上妃白馬

佔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鄉人民籍蔭之意似為易行至
于夏蓋新池新田者必嚴為剗毀以杜將來效尤之勢
不然則日侵月削數十年後不至如上妃之盡佔為田
不已也

知縣徐待聘申文

上妃白馬在夏蓋之上流接諸澗水停蓄夏蓋故必二
湖之水滿而溢然後上妃由穰州堰白馬由石堰轉入
夏蓋由夏蓋分注三十六澗以資七鄉之灌溉而論勢
則湖東於湖西不止尋丈若東鑿孔堰使二湖之水不
走餘姚則二湖可成沃壤夏蓋之水反由石堰盡流至

孔堰為二湖佔田者之利而夏蓋漸為陸地是昔之建
二湖也所以培夏蓋之源而今之佔二湖也徒以決夏
蓋之水三湖者將存一湖而其源不長其涸立待矣自
湖東刁民之盜佔而又惧河西之必爭也于是投托勢
宦以相隱則獨不思割田為湖者何故佔湖為田者何
心願以升斗之微而思為刁豪者樹赤幟亦可怪已湖
西之與湖東爭剝膚之災也為公也府縣之伸湖西而
抑湖東從民之願也亦為公也良民敢怒而不敢言有
司能議而不能任所以屢奉 明旨雖經憲詳而屢議
屢罷上妃白馬之佔田日加蓋也為今之策莫先於塞

孔堰孔堰塞則田不洩水不洩則田不成湖東雖欲窮據無所用之其次改長壩修濬閘增湖塘以至查覆佔田帖田申嚴故決盜種之數者不可缺一庶三湖還其故道而七鄉受其永賴矣

一築孔堰上妃白馬之佔為田也皆由附近居民私開孔堰將二湖之水一洩而東注餘姚不煩工力便成膏腴故佔田者四起而夏蓋湖之水源已竭湖東湖西之爭未已者全在此若改堰為溜水石壩溢則流平則蓄庶上妃白馬之水仍歸夏蓋湖而七鄉十萬之田俱資灌溉矣兩湖額田之形原高於湖籍

口於潦之為害者妄也其改壩規制丈尺具前議中也

一改長壩與餘姚接境乃三湖各濬閘諸水所合流之處其瀉於姚勢如建瓴故孔堰固三湖之尾閘而長壩尤三湖之漏卮也雖常建閘以時啓閉近因船欲避梁湖之官稅往取道百官寺鎮以達長壩而該土豪民又利其私稅遂使閘無寸板一任水之奔注船之往來恬不為怪閘旁原係土築船既由此拖過則壩坍塌又何怪之三湖之水不蓄而一遇天旱即苦弗歲也七鄉民所以請改閘為壩而壩必

用石也其謝塘之利害亦如長壩

一修溝閘夏蓋湖東西共有三十六溝以分注其水
 又有塘以捍海之鹹水有閘以瀉河之淡水其西固
 無恙也惟東二都至五都如陸家河清及小穴夏山
 寺處泥土淺薄易于盜決故土豪曰而偷水灌田又
 曰而拖船捕魚近該勘視大非舊制若春雨連綿山
 水泛溢其潰也可立而俟矣應令管湖老人及圩長
 將各溝作速修濬無致傾洩其閘亦以次輯理堅固
 庶鹹水不入淡水不出而七鄉之田無旱乾之害也
 一增湖塘夏蓋湖三面枕海其北与杭之鹽官相望

所恃障海捍田者全賴湖塘今塘皆坍塌低狹僅存
 一線之路盖非獨湖東之盜決其北新漲沙地漸成
 沃土及屬之灶戶者假灶名色顯然決湖之水以自
 利水多從旁孔出故塘之削也溢甚及今不為修築
 或風濤衝激或淫雨浸潰將海潮直入其腹內其始
 尋丈其究滔天悔何及乎應照原議令得利人夫修
 築四丈有餘以防奔溢之患

一查佔田者佔田非由租業非由價買夏蓋湖之窳
 據者較之上妃白馬稍難上妃白馬一決孔堰便成
 田矣若夏蓋之佔湖者雖假工力藉經理然大山下

荷葉山馮家山鷺兒斗等處在，皆有肥田皆不止數百畝而每畝皆歲收十鍾自種自食以官湖為已業尚亦有利哉近又有借還湖之名而敢為佔田之倡者則西溪湖之業主是也朱知縣議復之日恐豪民為梗遂以新漲沙地給帖抵補而湖田亦在內有帖止一畝而包佔幾十畝者又有假托有帖而移址換段恣其侵漁者非獨復一湖廢一湖於民情為甚拂而有以限之官湖供無窮之欲壑其勢不併夏蓋而田之不止今除嘉靖三十九年及萬曆四年入冊作額田外均應裁之以法亟為剗復者也不然今年

具奏明年具呈今年勘議明年究招而卒無了業使佔田者坐享其厚利議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嚴故決佔種法不立則民莫之所從法不嚴則人

又易犯三湖瀦水灌田據湖今稱佔湖一畝妨碍灌

田一十六畝七分其非他湖之比也明甚今上妃白

馬僅存涓流皆為刁豪佔據而夏蓋亦漸失其舊屢

奉明旨剗復卒東之高閣而未終局者則以上之

姑息太多故數十年築道旁之舍致佔田者日加益

也夫強佔官民山蕩及故決河防律例凜然誰敢干

之豈堂三尺獨不行于三湖耶此後應照律例究

擬仍追籽粒庶佔者決者俱怯而不敢肆無忌憚亦復湖之一端也

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泊寧遠鄉田廬縣役合境之民植捷畚土以捍之費錢數千緡完而復圯復至元六年六月潮復大作遂成海口陷毀官民田三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度言海高於田非石不能捍禦府委恒督治適滿代去縣尹于嗣宗募民出粟築之至正七年六月大潮復潰府檄吏王承議築永勸民田出粟一斗以相其役代石于夏蓋山其法塘一丈用松

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列為四行參差排定深入土內然後以石長五尺濶半之者平置木上復以四石縱橫錯置於平石上者五重犬牙相衝使不搖動外沙衆窞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上復以側石鈴壓之內填以碎石厚過一尺壅土為塘附之趾廣二丈上殺四之一高視石復加三尺令潮不得滲入塘成凡一千九百四十四丈歷加修築

通明壩

都廿二

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

歷慶元南抵慈谿西越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迴如傾注上枕運河下通省河商船必由于

此宋蔡舍人肇明州謝表云三江重複百怪垂涎七堰相望萬牛回首盖自浙東抵鄞有七壩此第五壩也

中壩都一又明名新通明壩去縣十里在鄭監山下急流舖西南永樂間鄞人邦度以船經舊壩灘流壅漲益運

到需大汎始得達舟常坐困建言將縣東北舊港開浚自黃浦至鄭監山置新通明壩往來便之嘉靖初有奸

民私置幽窪洩水知縣楊公紹芳廉知之遂鳩工堅塞焉

梁湖壩都十在曹娥江東岸每遇風潮冲損移置不常元後至元間怒濤嚙潰邑簿馬合麻重建入前明嘉靖年

間江湖西徙漲沙約七里知縣鄭芸浚為河移壩江邊以通舟楫壩仍舊名

嵩壩都十一壩近嵩山長十丈紹興台州二府往來必經之地

君國和病書

卷八十五

卷終

